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四月出版

章太炎先生主任

學聲

太炎

第 二 期

第 六 冊

## 本社啟事

本刊出版以來承海內外函訂絡繹不絕本社爲推揚學術起見隨時將售罄各冊補印齊全以酬愛讀諸君之望因屢接各處函詢特此通告

章太炎先生近著清建國別記出版

清代開國以前事多荒畧章太炎先生徧檢明實錄及明人著述多種以訂清官書之悠謬爲清建國別記八篇實考證清史者必讀之書也每册大洋半圓代售處本社上海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坊

# 華國月刊第二期第六冊目錄

## 圖畫

明李長蘅清溪放棹圖直幅

吳補齋花鳥冊二 章太炎篆書詩稿

## 通論

原忠

## 學術

與吳承仕論尙書古今文書

師鄒齋經義偶鈔

論魚虞模古讀侈音與汪先生書

文心雕龍札記

限田均田制度論

但燾

章炳麟

尤程鏞

洪瑞釗

黃侃

但燾

原法

釋景幼南見相別種未釋之疑

文苑

祭孫公妙

書段若膺明世宗非禮論後

江陰章琴若先生墓碑銘

詩錄一首 天山曲附  
香妃外傳

詞錄二首

詞錄四首

詞錄一首

詞錄一首

雜著

孤臣述

二

金兆鑾

唐大圓

章炳麟

章炳麟

徐震

楊圻

徐珂

黃侃

陳啟泰

影觀

容菴

鉛槧餘錄

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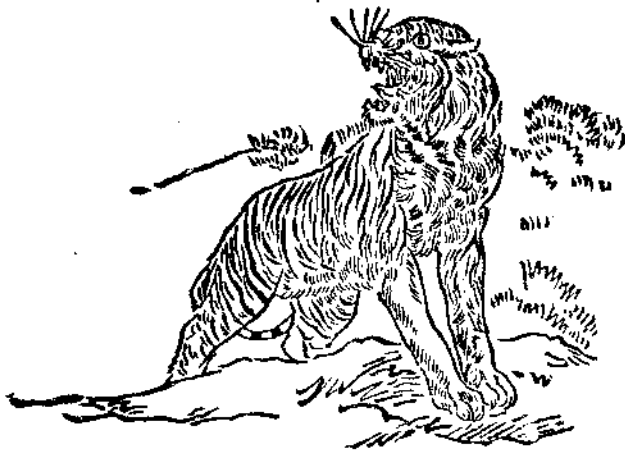
吳其昌來書

徐哲東來書

唐大圓來書

第二期第五册校勘記

寄生



吳補齋山水冊頁之一

蒲圻但植之藏



補齋吳博屋撤古十二幅

於友蘭在中



吳補齋山水冊頁之二

蒲圻但植之藏





明李長蘅山水直幅



蒲圻但植之藏

章太炎篆書詩稿

秋燈

高柳日炎未飛葉  
整劉度瘡瘡生  
森林橘井履步  
黎秋廟上第新  
葉蹈出押酷  
癩何當針龍  
壘一

少壯日已杏  
員漸存舊  
八日樂  
書第苦  
親象  
藥斷  
周  
等  
得  
煖  
輝  
箭  
桂  
並  
堅  
摺  
鉤  
辛  
精  
鈴  
中  
可  
度  
弄  
由  
望  
奉  
昌

壬戌年二月章炳麟於



通論

黃侃



# 原忠

但 燾

忠。達。德。也。時。無。古。今。地。無。中。外。人。無。貴。賤。政。體。無。論。專。制。共。和。而。其。爲。修。齊。治。平。之。常。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固。歷。驗。而。不。爽。者。也。聞。之。孫。中。山。先。生。曰。中。國。固。有。之。道。德。如。忠。孝。也。仁。愛。也。信。義。也。和。平。也。皆。爲。國。人。所。常。服。膺。者。自。受。遠。西。之。侵。凌。而。所。謂。新。文。化。者。挾。外。力。以。披。靡。一。世。嗜。新。之。流。至。欲。弁。髦。一。切。舊。道。德。以。從。之。夫。道。德。之。範。圍。雖。有。廣。狹。而。無。間。新。舊。果。良。也。奚。可。以。其。舊。而。鄙。棄。之。近。人。解。忠。爲。對。君。而。言。民。國。無。君。則。忠。爲。虛。設。此。大。誤。也。國。固。可。以。無。君。而。民。無。忠。則。國。不。立。忠。可。毀。也。國。將。焉。託。既。生。息。於。國。家。之。下。則。當。忠。於。國。以。民。爲。本。則。當。忠。於。民。凡。作。一。事。始。終。不。渝。死。生。以。之。卽。忠。於。事。也。見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六講抑。余。以。爲。中。山。憂。患。之。言。洵。治。平。之。龜。鑑。也。專。制。之。代。忠。於。獨。夫。而。不。忠。於。社。稷。者。固。不。可。謂。之。忠。矣。其。在。今。日。忠。於。黨。魁。而。不。忠。於。政。綱。忠。於。黨。利。而。不。忠。於。公。益。者。亦。安。得。謂。之。忠。乎。諡。法。危。身。奉。上。曰。忠。民。國。之。主。權。寄。於。全。民。則。此。民。國。之。國。家。與。夫。全。體。人。民。蓋。至。尊。無。上。者。也。彼。搆。內。亂。外。患。以。傾。覆。民。國。危。害。人。民。者。皆。民。國。之。逆。臣。叛。臣。也。漢。馬。融。述。仲。尼。之。說。作。忠。經。頗。有。疑。爲。後。人。僞。託。者。余。讀。其。書。義。皆。祖。述。於。爲。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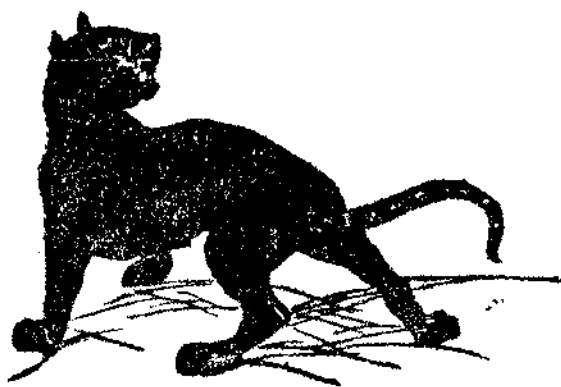
大體治國之要道。蓋略備矣。頃以暇日。鈎考經訓。條暢厥旨。以成此篇。理而董之。是在來者。馬氏以兢兢戒愼。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保社稷安祖考爲聖君之忠。傳以上思利民爲忠。此則元首之忠也。宰輔章有云。沈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此則宰輔之忠也。百工章云。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不顧其身。此則百工之忠也。守宰章云。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平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宏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按蘇綽論治。分教化爲二事。牧守長令。洗心革面。扇以淳風。示以樸素。使百姓覺。日遷於善。不知其所以然。此綽所謂化也。然後教以孝悌。使知慈愛。教以仁順。使知和睦。教以禮義。使知敬讓。綽所謂教也。與馬氏所述。無以大異。此則守宰之忠也。觀風章云。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理辨則忠。事審則分。君子去其科。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之而出則無怨。按古者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讀皇華之詩。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補其不逮。周設方伯。專征一方。而復以大夫監之。說者謂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

敢肆。此小大相維。內外相統之意。秦以御史監郡。漢設十三部刺史。明設十三布政使。每歲遣監察御史巡按其地。馬氏所云。則監司巡按之忠也。忠諫章云。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形者下也。唐官制有門下省以司封駁。御史臺以掌糾彈。有補闕拾遺以掌規諫。馬氏所述。則給事中。御史。補闕。拾遺之忠也。武備章云。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屬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此則將帥之忠也。傳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孔子爲魯司寇。父子之訟。久繫以動其天倫之情。韓延壽治潁川。召郡中長老。人人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疚之道。陸九淵於兄弟之訟。剖決既明。使自焚爰書。此則理官之忠也。傳曰。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此則使人之忠也。廣爲章云。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坊政刑。蠻夷悅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按書云。爲上克明。爲下克忠。是欲爲下之忠。則爲上者不可不信。不明。民國主權在民。民聽不明。民信不彰。則奸人弄權。忠良遠引。將何所賴。以睦內威外哉。如馬氏所云。則人民

治國之道有賴於忠也。報國章云：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民國人民有選舉權立法權，是直接操貢賢之責，而間接負有獻猷立功興利之任也。國爲人民所共有，共治共享。如馬氏所云：則人民報國之道有賴於忠也。辨忠章云：大哉忠之爲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邦家；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如馬氏所云：則仁知勇諸德，不本諸忠，皆足以害俗亂政也。記曰：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愆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可謂忠矣。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此則交友之忠也。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此則事上之忠也。記曰：忠信禮之本也。傳曰：忠信禮之器也。老氏曰：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白虎通曰：忠厚也是言禮不可不及忠也。記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是言恕不可不及忠也。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是言孝不可不及忠也。夫忠者中心也，敬也直也，則侈譚自由，漫無檢束，傲慢長上，侵侮同列，見利易操者，不得謂之忠矣。盡己之謂忠。朱文公語則躬自薄而厚責於人者，不得謂之忠矣。中能應外，國語外內倡和，左傳之謂忠，則飾貌矯情，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不得謂之忠矣。逆命而利君，則謂之忠，逆命

而。不。利。君。則。謂。之。篡。荀子則。逆。命。而。不。利。國。者。皆。篡。之。徒。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則。忠。又。教。學。之。要。道。也。余。故。曰。忠。達。德。也。





敬

禮

太炎



# 與吳承仕論尙書古今文書

章炳麟

## 第一書

親齋足下。來書稱古今尙書原本皆古文。傳習皆今字。其說近是。鄙意昔人傳注本與經文別行。古文家每傳一經。計有三部。與近世集鐘鼎款識者相類。其原本古文。經師摹寫者。則猶彼之摹寫款識也。其以今字迻書者。則猶彼之書作今隸也。其自爲傳注。則猶彼之釋文也。但彼于一書中。分作三列。而此乃分爲三書耳。伏書舊簡。蓋未嘗傳之其徒。所傳者祇其迻書今字之本。孔書舊簡雖入秘府。而摹寫古文之本。與迻書今字之本。必並存之。何以知其然也。後漢書盧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已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則知漢世所稱古文經者。其科斗之書。並在非獨。今字迻書而已。說文引周禮匠人。廣尺深尺。謂之。倍。洫曰。引虞書。繇類于上帝。其迻書今字者。當作。𠄎。𠄎。必不作。𠄎。𠄎。繇也。古改

文之形為隸古定此惟偽孔有之漢人不爾

稱壁中書及張倉獻春秋左氏傳而謂郡國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則知壁書倉傳許氏曾見其摹寫之本故得與鼎彝相似也是故追論原始則古今文皆是古文據漢世所傳授者則古文家皆摹寫原文而今文家直逐書今字實有不得強同者矣至同一古文經典而諸家文字或異此乃其訓讀之殊非其原文之異經典釋文所云某家作某者是也然自馬氏以上本經與傳注分行故經文與訓讀之文有別逮於鄭氏直以己意改定經文周禮所云故書作某者故書乃經文舊本而今之著于經者則鄭所改定之由此觀之古文傳至鄭氏則亦等於今文而已矣直漢之衰諸儒各為苟簡習鄭學者徒傳其改定之本而於其摹寫原本者置之自是以後雖學說有今古而文字無今古斯邯鄲所傳古文所以不得不刻諸碑石以詔方來也枚氏偽古文尙書本之鄭沖沖於魏文帝為太子時已官文學至晉泰始十年而歿何氏論語集釋與沖同集而正始石經立於是時正沖所親見者偽古文都取石經文字事勢宜然東晉

時所謂馬鄭尙書者。但作今字。其真本典型已絕。僞書乃適與石經相似。由是被入尊信。後范甯又變僞孔本爲今文。及唐衛包。僞孔典型亦廢。然匡謬正俗引東郊不關。孛翳女。羣經音辨有亡命。是舊迹固有存者。宋次道薛季宣所述。蓋非無徵。唯僞孔亦不盡依三體石經。又以古文改作隸書筆勢。方圓邪直既已不同。易致譌誤。久之復以譌誤者轉爲古文筆勢。于是字體怪譎無可究理。汗簡所引尙書有稱石經者。則當時所見石經拓本也。有直稱尙書者。則依僞孔原本轉隸古而爲古文筆勢者也。如誓字。古文或借用斲。折匡謬正俗已誤作斲。汗簡乃更作斲。此由隸書不審。再以隸變作古文。遂令無以下筆矣。來書云。歌永言。漢書作哥。稼穡論衡作嗇。哥嗇字爲近古。是說得之。說文明云哥古文以爲歌字。此卽鐵證。然馬班二家。古今文亦自參取。非定守師法也。章炳麟頓首。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

## 第二書

親齋足下。前因問古今文尙書事。略以意對。猶未盡。伏孔尙書。其始皆古文。後以隸

書著錄皆今字。誠如足下言。然古文家所以異於博士者。其故書在也。說文錄古經文字。至衆。鄭仲師康成亦時有所援引。若不遑寫古文。尋檢形狀。何以能委悉如此。且邯鄲淳受古文。尙書於度。尙其後。卒能成石經。則知尙之所以傳淳者。非徒隸書訓說其真本自在也。本經故書。諸家皆同。而隸寫者時有異。今時集款識者尙如此也。以馬鄭相校。則馬氏少異。而鄭氏多異。觀鄭注周禮。以今書爲本。故書反附見於注。則知鄭氏改字多矣。若一字古今異體者。雖馬氏隸寫之本。亦多從今。如王曰邈作繇。東郊不關作闕。是也。古字難知。以師讀定之者。如其窠出於不詳。馬氏窠作崇。此則疑在注中。旅獒。鄭讀豪。未改經字。而馬氏已作豪。恐亦注中如此。非隸寫之本然也。永嘉喪亂。經典過江。而東者。其本經故書已亡。獨隸寫者在。是以枚書模效石經。其古字反視馬氏爲近古。有以起人崇信。段若膺以枚本爲古文。顧今所見枚本。自范甯改爲今文。唐時又盡廢古文不用。逮宋開寶。雖釋文亦被竄焉。枚氏真本不可見。而以後人所改者當之。此段氏之失一也。馬鄭本留於東晉者。隸寫之書。其故

書本經已亡。然人亦自知其有之。今謂枚本若多作古字。則與馬鄭本絕殊。必無信者。是乃顛到之見。此段氏之失二也。枚氏真本不可見。而師古玄應所引。與賈昌朝所據釋文。宜必非臆造者。獨宋次道薛季宣所傳。則不能明徵其是。宋薛書既不足以定枚氏真本。枚氏真本又不足以定壁中古文。扶微保闕。唯三體石經。僅見其真。其餘則文字近古者。差躋耳。若乃立說同異。古文家亦不盡有徵。非徒成周之制。不可以說。四代經文。簡質行事。不盡詳古文師所說事狀。其果有根柢否也。大傳爲今文之祖。伏生。秦時其言或有徵。顧古事異論。自周末諸子已然。伏生視諸師。差前于諸子。則晚其所記錄。亦猶蒙恬述周公事矣。僕謂四代之事。難盡悉也。周事輔以佗書。則不如逸周書。太史公周本紀述克殷事。蓋全取逸周書文。以爲考迹古文者。宜然。顧馬鄭未暇是耳。來書述治書四術。大致皆是。欲盡明則不能也。所論僞孔傳作於何人。昔人或疑爲鄭沖。或曰王肅。肅之說與僞孔既有異同。沖在魏世。與何晏同纂論語集解。而孔氏論語訓說。世所不傳。獨於斯時見之。疑論語訓說與尙書傳。

皆沖所託也。沖年最老壽。逮晉世爲三公。三體石經之立。正沖所親見者。其多所采。撫亦宜。肅卒於甘露元年。亦在石經立後。論語集解引肅說已多。肅之視沖。則行輩爲先。故僞傳亦多取肅義。肅善賈馬。而薄鄭氏。今僞書文字。頗有異於馬。同於鄭者。宜必沖所定也。章炳麟頓首。十四年三月五日。

再者。太史公問古文於孔安國。書序爲今文所無。獨古文有之。太史所錄。其文字多與今異。孰爲壁經舊文。孰爲後改。雖未可以一概論之。乃如三艘作變。作虺作豳。異畝同穎作母。肅慎作息。馬鄭皆同伯囧作𠄎。文皆近古。疑壁經本然。旅天子之命作魯。則知壁經本作𠄎字。古文多以𠄎爲魯。故史公讀爲魯。後儒讀爲旅也。帝告作借。汝鳩汝方作女鳩。女房。女字必是舊文。作汝者。唐以後改耳。大垺作泰卷。歸獸作狩。雖未知史公所書與今通行之枚本孰爲得真。要亦攷古文者所有事也。又白。

### 第三書

親齋足下。再論古文尙書一函。想已收悉。近因思莫高窟釋文殘本所引。云說文。古



文者則取之許書云古文者當取之石經蓋梅氏所獻堯典與後之取王注本而名爲舜典改作古字者於說文石經實亦搜采未盡如辟四門不作關肆類不作繇是其采說文未盡也律下云古文作選雨下云古作羽此蓋霧之古借爲雨雨陟下云古文作陟離下云古文作𡗗罷下云古文作𡗗殄下云古文作尸其文字或同說文或異說文而不以說文標目知所取者爲石經而當時改作古字者采石經亦不盡也汗簡所引稱石經者自爲石經殘本稱尙書者則爲梅本古文唯陸氏云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穿鑿之徒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不可承用而汗簡所取尙書純作古文篆勢多有陸氏音義所引而卽取爲正文者此則東晉舊本實未必爾故前書云宋次道薛季宣所傳不足以定梅氏真本也最可異者繇字見說文亦見石經而汗簡繇下則云今古尙書無之是則所謂倚星宿遺羲娥者矣汗簡引石經蓋得其真引古文尙書未敢信其悉合舊本梅氏舊本且其所引又有古周易古周禮古毛詩古論語等魏晉以來未見有是卽三體石經亦不聞有此數者疑皆出唐人猶清世篆文

五。經。耳。其。文。或。與。說。文。石。經。應。者。則。唐。時。功。令。固。以。此。課。書。學。也。足。下。又。疑。後。出。舜  
典。所。作。古。字。亦。與。石。經。相。應。此。則。石。經。摹。本。晉。時。必。自。有。之。隋。經。籍。志。所。謂。梁。有。三  
字。石。經。尙。書。十。三。卷。春。秋。十。二。卷。者。是。也。恩。恩。不。及。多。述。以。此。供。攷。章。炳。麟。頓。首。三  
月。十。一。日。

# 師鄭齋經義偶鈔

續

尤程鑣

## 釋洵直且侯義

解經以通古訓爲第一誼。古訓不明。則先儒塙不可更之說。駁者固非。而申者亦未爲是。如鄭風羔裘洵直且侯。傳洵均侯君也。說本爾雅。鄭君恐學者狃於俗解。故既云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而復明之曰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其箋詩可謂深明古訓者矣。不惟可爲爾雅之通話。抑且足爲毛傳之功臣。孔疏以雍之可使南面證之。謂有人君之度。其不知鄭誼。即不知毛誼者也。近陳氏奐反據以疏毛。謂有君國長民之責者。皆得稱君。是實語焉而離其宗。與馬氏通釋胡氏後箋之舍毛從韓者。其失正相等。即俞氏平議申箋君字誼。雖亦近是。而以傳洵均之訓。謂鄭所不從。則非也。案說文洵。澗水出也。經典所載洵字。固皆系段字。然與洵美且仁。洵訏且樂之洵。實爲別一誼。故鄭彼箋云洵信也。而此獨以皆字釋之。曰皆忠直且君之皆。即毛公洵均之均。況敍云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則所謂洵直

且侯者。即指古君子。言古君子皆忠直且君也。若訓洵爲信。則古君子之直且侯。本無可疑。而所以風其朝之誼。反不見。惟訓均。斯在朝之不直且侯者。聞古君子之均直且侯。益知自媿。所謂婉而多風也。諸家惟毛傳不與敝背。故鄭雖兼采三家說。而從毛者居多。讀此經傳。箋尤信。韓詩洵作恂。說文恂信也。釋詁恂信也。其說不及毛傳遠甚。即訓侯爲美。亦不如訓君之的。攷羔裘爲刺莊公朝之詩。鄭云。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其所謂無忠正之臣者。即無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之臣也。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太宮。此何如大事。而公孫閱與潁考叔公然敢爭車於鄭伯之前。挾軻以走。拔棘以逐。不復有立朝忠正之風。其所行者。豈復能使民望而畏之。新序襍事一云。君者。民之望也。左襄十四年傳云。夫君。民之望也。彼雖指爲君者言。而君要自有望。而可畏之誼。侯既訓君。則古君子之足爲民望。可知。故箋申君字。誼即以論語文足之不獨君與威。古音本相近而已也。若但訓侯爲美。不過泛言古君子之德。所以風其朝者。猶未見其切而當。毛之勝韓如此。而馬氏瑞辰胡氏承

琪以爲宜從韓者非。陳氏奐俞氏樾以爲毛韓誼同者亦非。

### 釋發夕義

載驅首章。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語簡誼古。幾急索解人而不得。自鄭君云發夕由之往會焉。而後其誼乃憭。案旦爲平旦。發夕則夕。將發明猶言昧旦也。自昧旦至平旦。爲時無多。甚言襄公已至魯境。文姜不及待平旦。然後由魯道往會之也。近馬氏通釋云。猶言自初明至明。言旦以證發夕當爲天未明時。復引說文鼓五通爲發明。謂發夕與發明辭異而誼同。其申毛可謂先得我心。韓詩發即訓旦。焦氏月令。齊子旦夕留連久處云云。亦以發訓旦。焦治齊詩。是齊與韓同訓。然發旦誼究有別。近胡氏後箋謂毛亦以發爲旦。自夕發至旦。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意在援毛入韓。不知毛云夕發至旦。非即以發爲旦也。李氏紬誼並謂箋亦以發爲旦。豈鄭恠哉。至孔疏不明古訓。以發夕謂夕時發行。亦思此詩系齊人刺襄公。敍云疾驅於通都大道。惟襄公疾驅已至魯境。故文姜不待平旦。發夕而往會之。若夕時發行。

至旦方與襄公會。是文姜急行。而襄公之疾驅反不見。左傳於會禘曰書姦。杜注。書姦。姦發夫人於會。防曰齊志。杜注。齊志。出於齊侯之意。以此類推。經明言魯道。其爲齊志無疑。孔不知毛傳。悉本敍誼。申毛適以掩毛。當不待智者而辨。戴氏攷正反本。此橫生異論。謂發有發卸之誼。以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爲證。以爲發夕謂夕而卸車。夕而卸車。與夕時發行誼近。特彼以展輪時言。此以息輪時言耳。其失正與疏等。又言夕與卸爲語之轉。不必作朝夕之夕解。發夕爲解息車徒。則說愈新而違失經。悞爲愈甚。然猶謂此本非塙守毛公家法者。若陳氏傳疏。彼固自謂宗毛矣。而於此經。又引東方之日傳。謂發行也。發夕猶言夕發。吾不知其家法之何在也。竊謂發即自昧而明之。謂賈誼新書先醒篇。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晏子諫篇上。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是醉而醒。謂之發。諫篇又謂君夜發。不可以朝發。發猶覺也。是寐而覺。亦謂之發。故夕而將旦。謂之發夕。小宛傳。明發發夕。至明。與此傳爲一例。

釋樂土樂土義

碩鼠篇。樂土樂土。韓詩外傳引此詩首章。疊適彼樂土二句。次章同。劉向所傳爲魯詩。

其所引三章皆重上一句。是三家不獨與毛異文。並與毛異句矣。然竊謂各家師承

雖不同。而經則無不同。盧文弨曰。一本韓詩外傳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韓本果

疊適彼樂土二句。則不應更有同毛之本。其疊二句者。蓋後人因新序節士篇三章

皆疊上句而肌改。不知他書所引。本有增減例。不必與原書同。若以他書之引者爲

證。謂韓與毛其句自異。則鑿矣。宋氏錦初乃謂文當從韓詩。豈通論哉。即魯詩石經

所刊本。與劉向亦異。攷魯詩殘碑。適彼樂郊下重樂郊。末章如此。首章可知。此猶韓

詩外傳。今本作重上句。元槧作樂國樂國。此亦可據次章爲首章之證。其本與毛同之跡。猶顯然

可尋。竊謂作重上句者。皆系誤本。近陳氏四家詩異文攷辨之已審。作樂土樂土者。

不獨毛本如此。即韓魯亦無不如此。近俞氏平議拘於詩中疊句成文之例。歷舉中

谷有雍邱中有麻東方之日汾沮洳諸篇以爲證。說似可通。不知各國風謠不同。必

援彼以例此。未免失之太泥。至云古人遇疊句。皆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

如秋胡行願登泰華山。神人共敖遊。轡作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敖二遊二。如文所言。則適適彼彼樂樂土土矣。豈復成文。其謬當不待言。況玩味詩意。止疊樂土二字。乃益見其悲歌促節。嚴緝云。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惜哉斯言。

釋轡軛義

小戎。蓋以轡軛傳。軛。驂內轡也。是明謂轡之在軛者。與在手之六轡異。箋云。軛之轡以白金爲飾。軛繫於軾前。則鄭亦謂軛爲驂內轡所繫處。特毛不言軛所在。故申言之耳。說文軛云。驂馬內轡。繫軾前者。从車。內聲。詩曰。漢以轡軛。說與毛鄭亦合。又云。轡環之有舌者。或作鑄。以鄭白金爲飾之言合之。則字當作鑄。服虔通俗文云。缺環曰鑄。是其證也。然則軛繫軾前。所以繫驂內兩轡。轡則其約轡之環也。以白金飾皮兩端。納轡其中。而後鑄之。故謂之鑄。轡其段字也。孔疏曰。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又曰。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軛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



以白金爲釐。其中傳箋之誼甚明。近之解者亦各無異說。乃王氏稗疏誤解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軻之文。以爲四馬止有六轡。皆納於軻中。不知司會系六官之屬。猶驂內二轡系六轡之餘。故大戴以爲喻。如王所言。則是六官爲轡。反屬於司會之爲軻。均入二字。似謂六官非謂司會矣。說豈可通。王並誤會盧注。軻在軾前。斂六轡之餘之說。謂驂馬有兩轡。以左右使。而服馬僅一轡。當項上。不知盧云六轡之餘者。謂驂內二轡爲六轡之餘也。非卽指六轡。王不自知其誤。反以爲鄭誼本亦如是。則聘禮賓僮總乘馬注何以云總八轡牽之乎。又曲禮執策分轡。陸元朗云。四馬八轡。故云分。是繫於釐。軻者別有二轡。當無可疑。荀子正論篇云。三公奉軻持納。楊注。納與軻同。軻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亦別白言之。況載六轡自有其處。爾雅釋器。載轡者謂之軻。郭云。車軻上環。轡所貫也。說與許君車衡載轡者同。軻在軻上。軻在軾前。畫然二物。安得強合爲一。然則驂馬外轡有游環。與服馬四轡同。入軻上大環。以便總持者。謂之軻。其餘驂馬兩內轡亦自游環。貫入軾前大環者。謂

之。釐。軌。段。大。令。於。說。文。轅。篆。下。已。詳。哉。言。之。近。陳。氏。奐。亦。從。其。說。

### 釋天保于公義

天保于公先王。傳訓公爲事。箋易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螯。案箋說是也。據上文。禘祀烝嘗。此爲時享禮。得兼及先公。近之治詩者。皆非鄭而是毛。然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享先王則鷩冕。守祧亦云。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先公與先王若無區分。則周官何以別言之。故鄭彼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螯。況周之追王文王而前。止及大王王季。記大傳篇曰。武王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此即大王而前。不稱先王之證。中庸篇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此即大王而前。止稱先公之證。竊謂泛稱則渾言之曰先王。臨祭祀自當析言之曰先公。維后稷推以配天。即不追王。亦間得稱先王。故鄭君箋天作。敘先公不數后稷。胡承珙知陳說之難通。乃謂時享止及親廟。本非徧及先公。則其說更繆。時享上及大祖二世室。下及四親廟。禮家舊說。自無可易。但不及祧室。則與五經異誼引古左氏時

享及二祧之說相違。安得謂止及親廟。是祔祀烝嘗。固有先公在焉。曰于公先王者。此以互文見誼。猶言于先公于先王也。據守祧注。謂先公之遷室。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室。藏於文武之廟。則時享先公。必於后稷廟可知。程子謂每年四祭。三時合廟。此誤以祭為時。享。寔則其禮自異。箋極精審。是經之誼。當舍毛而從鄭。

采薇出車杖杜遣戍歸期攷

小雅采薇出車杖杜。皆文王詩也。文王時。昆夷獫狁蠢動。文以天子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而其歸期不攷定。文當時用何代正朔。則有無從胤斷者。采薇毛云。遣戍役也。末章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特預道其歸時之事。非已歸也。否則既歸矣。何事渴飢。何事悲哀哉。東萊呂氏以為戍畢時。良是。出車毛云。勞還率也。末章執訊獲醜。薄言還歸。此正獻俘飲至之時。乃歸時也。四章今我來思。雨雪載途。呂云歸而在道時。可知歸期不在本歲之莫。而在來歲之春。杖杜毛云。勞還役也。末章但言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而不言其時。以徒役隨將率而行。將率於何時歸。則徒役亦於何

時歸。故遣戍歸期。當以出車末章爲準。據歲亦陽止正義。欲以毛合鄭。謂秣盡有陽之月。方至十月。則周以建子爲正。周之春莫。乃夏之春初。其時草木尙未盛。出車末章云卉木萋萋。說文草盛。云采蘩祁祁。豳風毛傳衆多也。衆多亦盛意。案之物候已不合。況文以牧伯奉天子命討罪。當恪守以服事殷之分。豈有天命未改。卽自用正朔之理。當從毛以經之陽爲十一月。則上歲莫爲子月。與殷正建丑亦合。采薇末章云雨雪霏霏。出車四章云雨雪載途。而不以爲春。則尙在歲莫可知。若用周正。恐十月尙非雨雪之時。然則薄言還歸。在遲遲春日時者。乃殷之三月。卽夏之二月也。況檢允在今陝之極邊。去岐千餘里。振旅凱旋。節節不容操切。蓋進兵貴神速。退兵不貴神速也。今之善用兵者。日不過行四五十里。南仲良將。豈不解此。千有餘里。不三月不至。自歲莫至歸時。其期當在殷之三月。彼不從毛說者。不知當用殷正故耳。釋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義。

六月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

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毛鄭誼同。自孔疏申鄭誼未別白。後儒遂誤以傳箋爲異說。竊謂侯訓維。鄭與毛同。故無箋。以蕩侯作侯。祝正月侯薪。侯蒸四月侯栗。侯梅。箋皆訓維證之可知。誰在係常訓。不待釋。張仲傳以爲賢臣。据下孝友而知。知其爲臣者。禮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以字行。其爲臣亦可知。至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本爾雅釋訓文。毛引以釋孝友。自是定訓。不可易。故鄭但以其性孝友明之。而不立訓。惟毛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但就大意立說。似張仲非與吉甫同燕之臣矣。故箋申之曰吉甫之友。蓋謂張仲亦飲御諸友中人也。吉甫之友。友字。非釋下孝友友字。箋實完足傳意。而未嘗故與傳違。近陳氏奐據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卽據李說。友但因孝而連及。亦不作朋友解。以爲經文以張仲孝爲逗。友爲句。箋其性孝友二字疑衍。則肫說也。惟引荀子大略篇使仁者居守。以證傳與孝友之臣處內之說。差爲得之。張仲古今人表作張中。中仲古今字。近馬氏瑞辰據歐陽集古解薛氏鍾鼎款識所載。有張仲簠銘五十字。以

爲因此詩得與燕飲作。又據易林有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叔季。孝友飲酒。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有張伯匱。疑當時昆季皆在。詩言張仲以該其餘。然鍾鼎款識皆薛尚功摹古器銘辭。爲之箋釋。其說卽非影響。而易林係術數家言。不可以爲典要。至劉氏所記。更武斷而不可徵信。王夫之曰。宣王時有仲山甫。不聞有張仲。是張仲果係何人。卒不可攷。當從蓋闕之例。惟據與卿飲大夫之禮。謂燕吉甫而命仲爲賓。其說最是。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賓。主人之僚友。鄭謂吉甫之友。則吉甫之僚友。爲王所使。爲賓者也。與傳處內之臣之說。亦合。胡氏承珙作交友解者。亦非。故竊以爲毛鄭同誼。

# 論魚虞模古讀侈音與汪先生書

洪瑞釗

袞甫先生賜鑒。前歲之秋。從國學季刊獲讀先生歌戈魚虞模古讀攷一文。詫爲至論。其攷訂之審。援引之博。實足使有清一代小學家俛首無辭。自尊論揭發後。歌之歸麻。已成鐵案。惟魚歌同部之說。異議紛如。論者或定魚虞模爲「一」。和者四起。私心頗不以爲然。良以魚模歌麻。在兩漢以前。實屬同部。宋鄭庠古音辨首倡此議。自有清聲類之學大興。於韻部辨析過當。乃分歌魚爲二。證之先秦文字。頗有未當。今論者以歌麻爲<sup>a</sup>。以魚模爲<sup>o</sup>。強分其不可分者。實違音理。釗近嘗網羅例証。以明兩漢先秦魚歌同部之理。慮私見有所未周。敢不揣愚昧。爲先生縷析陳之。

(一)古魚麻同音。徵之經傳同音通段之例。約略可見。

(甲)禮記月令。地氣沮泄。呂覽作且泄。且在二十一馬。麻上聲沮在六語。魚上聲音同

故可通段。

(乙)公羊傳。陳乞弑其君舍。左傳穀梁皆作茶。音舒。說文。舒。舍聲。可知茶舒舍三

字同讀。

(丙)漢書以大姑爲大家。又東方朔傳以騶虞爲騶牙。是姑家虞牙同音。

(丁)劉熙釋名。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車居同音。

(戊)荀子閭娵子奢。註云。卽子都奢都同音。

(己)杜子春周禮注。搢讀爲沙。搢沙同音。

据此則在漢以前魚音同麻。今既認麻爲 a。則魚處模亦不得不爲 a。

(二)古音魚陽對轉之例甚多。說者或區分陰陽二聲。似涉神秘。孔搆仲詩聲類云。陽唐爲魚模之陽聲。二韵多互轉。如亡可通無。荒可通幪。故可通甫。莽有姥音。廣有鼓音。迎有澠音。舉其一隅。餘不勝悉也。詩聲類三然陽爲侈。極魚爲斂。極若言對轉。殊未易自圓。今知魚麻同音。陽韻失去 ng。則變爲魚 (a) 音。史上此例甚多。如歌之與寒支之與耕。皆 n 聲之有無爲之別耳。固毋庸陰陽對轉之說。曲爲之解也。

(三)感詞爲人類情緒之自然表現。其侈弁宏細宜與音理翕合。嬰兒發聲先有侈。



音未聞。初生之孩。能爲魚模合撮之音者。故斂音爲後世語言進化之表徵。此實本之天籟。不容造作。故攷古人所用感詞。即可明其音讀。今觀尙書堯典大禹謨二篇所用感詞。如都、兪、於、吁、咈、皆魚模音也。豈有感詞而盡用斂音之理。若改讀侈音。則揆之音理。融通無礙矣。

(四) 先生文中。曾謂無論何國語言。開齊之音常多於合撮。以釗所知。吾國古代多開音而鮮齊合。至撮口之音。隋唐以後始有之。蓋無論齊撮。皆須以舌腹接近上顎而發。極易變爲舌腹音。(如sh及y) 今攷六朝以前。無舌腹音。凡ㄐㄑㄒ諸母。皆至隋唐時始由ㄍㄎㄎ演化而來。証據甚多。暇當爲專文奉正。果自昔有「ㄐ」「ㄑ」二音。則舌腹音必不逮近古始生。此用反証法以知魚之必不爲「ㄐ」也。

(五) 詩易楚辭用韻。魚模與歌麻爲韻者極夥。小學家強欲分歌魚爲二。乃不得不讀麻爲魚模。更以其餘歸入歌戈。以求諧協。遂有古無麻部之謬說。攷讀麻爲魚之例。非顧亭林自創。前人已有言之。陳第毛詩古音攷。以馬爲姥。以家爲姑。以下爲戶。

楊慎古音略例讀夸爲枯。讀者爲渚。實其權輿。至顧氏而其饒愈張。三百年來。小學家咸墨守斯說。未敢逾越。治古韻者。迺將今韻麻部之字。三之二歸入魚模。三之一歸入歌戈。如牙家華瓜平聲。下馬假野上聲。夜射稼謝去聲。諸字。本應爲麻馬禡者。皆強併入魚語。御以圖自圓。据朱駿聲古今韻準。凡唐韻中麻部之字。共一百六十七字。應歸入魚模者。有一百九字。漢魏以至隋唐。音變雖劇。恐未必竟至如是程度。此實古韻學上最可致疑之點也。揆之事理。今韻雖有違古音。然不致錯亂。若是之多。唐韻麻部一百六十七字中。雖或有魚模部字。誤入。然上舉家牙夜野下。諸字。古必爲麻部無疑。而魚虞模本韻中字。既與今韻中麻部字相叶。其爲近a之音。蓋可想見。

(六) 淮南子三高誘注云。响讀如以口相吁之吁。所謂以口相吁者。卽相互呵氣也。呵氣必張其口腔。吁字既象其聲。必非合撮之音。說文。噓。大笑也。吾未見大笑而噍其口者。漢書顏師古注。噓。噓。笑聲也。此等處。字音皆屬象聲。則知噓字亦必爲侈音。因大笑必張其口腔。又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亏。從一從丂者。其氣平之也。于。象平氣舒氣之。

狀必爲侈音。此皆揆之音理。而知魚模古爲侈音也。

以上列舉先秦兩漢例証。以明魚模古必讀麻。若梵文音譯旁証。僅能明魏晉以後之音。清代小學家論音必溯先秦。其立論大都根據于詩易楚辭用韻之例。故欲破其說。非魏晉以後例証所能爲功。釗所採各証。猶恐有所未備。故未敢輕于發表。擬更網羅他証。以實此說。先生明達。幸有以發其蒙。感荷無已。

總之釗深信魚模歌麻古實同部。至漢季始呈分化。或演爲 *o*。或仍存故狀。典籍具在。昭然可稽。惟斯說既定。乃有一難題橫亘吾前者。魚模歌麻既皆讀 *a*。則古韻學上之局勢全變。前此古韻分部通轉及種種假設。均須重加規定。古支音近麻。則支必爲近 *a* 之音。西人以支爲 *i*、釗頗有疑、暇當爲文論之。脂齊微之佳灰近支。亦必爲近 *a* 之音。而非齊口。魚模既歸麻。古魚模常轉尤侯。則尤侯亦必爲近 *a* 之音。蕭肴豪古通尤侯。則亦必近 *a*。信如是。則嚮之以斂音爲中心者。今則變爲侈音矣。三百年來之古韻學。至此瓦解。果立說未周。舉証未備。必至牴牾百端。授人以柄。恐魚歌同部之說。遂爲

「新古韻學」破產之朕兆。釗所致慮者在此。年來頗事研求。於古韻分部及各部音讀。有所假定。卽以魚歌同部之說爲根據。採清儒分部之法。而棄其讀音之假定。又以聲類之學。實韻部分合所由定。各部字數。非加規定。宗于一是。則反對者必執己見以相駁難。蓋自顧寧人以還。戴東原 段玉裁 孔廣森 嚴可均 江永 朱駿聲 諸氏雖皆知以諧聲偏傍之例。以類別韻部。而諸家之說。復各異趣。迄無定論。欲辨古韻確讀。此爲先務。竊不自揣。擬撰古韻理惑論一文。針清儒之失。明古韻之眞。俾後之學者。知所適從。惟茲事體大。淺學如釗。胡敢輕爲論議。唐突前人。故下筆而又止者。再擬俟異日學殖稍厚。然後命筆。浮疏之失。倘可免夫。（下畧）

拙著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刊行後。世論頗有異同。是余說者以李君思純爲最。李君本世界語音之變遷通則。凡世界年代較古之語音。及世界文化未啟言語未進步地方民族之語音。其中麻韻必多。以見中國古音之亦當如是。其說具載學衡二十六卷。非余說者以吾友太炎爲首。太炎以爲內典譯音。略取相似。不求諧

切。不可據以倒論此上古音。因據內典有取覃談諸部以譯阿字長音者。明歌戈對阿之亦非剗切。又以爲魚模之讀阿音。振古未聞。今洪君此書復極論魚模古讀阿音之理。條舉六事以相証明。其言甚晰。惟於太炎所疏諸端不能盡破。則猶不足以見此理之眞。請更備論之。太炎見內典之譯阿音有參用覃談諸部者。據爲譯音不求諧切之証。不知覃談諸韻古爲合唇聲。皆收聲於m。故凡舊譯用此諸部之字相對者在原語必爲am。或ama之音。而決非單純a音。太炎所舉曇摩三藐三菩提南無等字。皆是不獨譯梵爲然。凡宋以前所譯外國人名地名。用覃談諸部字者。無不爲合唇聲。懸此爲衡。百無一異。其非承閒筵乏較然易知。明乎此則知歌戈之對單純a音亦必非略取相似而已。太炎之蔽在見古音泰夫之與灰哈諸部截然不同。求其不同之故而不得。乃據近世吳越方言認泰夫作阿字長音。以與灰哈之作ai音相別。以余考之。則古音灰哈諸字本不讀ai而讀oi。故日本語yamato古譯作邪馬臺亦作耶摩推。此臺推讀toi之證。今福建語讀灰韻

諸字皆收 *oi* 爲古音之未變者。灰哈既爲 *oi* 則與泰夫之爲 *ai* 者自然不能相通。內典譯音用泰夫諸部者。在原語皆爲 *ai* 或 *ay* 之音。如太炎所舉阿賴耶。正以賴音之後尙有耶音。耶原爲 *ya* 合賴音之 *a* 於耶音之 *y* 卽成 *ai* 音。今法蘭西語凡 *y* 音介於兩綴之間者。等於兩 *i* 一承前綴而爲其餘音。一起後綴而爲其音母。其理正同。故以賴譯 *ay* 正足以證泰夫之爲 *ai* 而不爲 *a* 也。若魚模之讀阿字長音。太炎詫爲振古未聞矣。夫魚馬同部古韻學者。殆已成爲定論。變馬讀以叶魚。則認爲至言。正魚讀以從馬。則譏爲詭辯。是丹非素孰有甚於此者。余之改魚從馬。非好與諸家立異。實乃證以舊譯。參以音理。確信有不能與諸家苟同者。故盡翻前案而不顧也。以古人譯音求之。魚模之爲 *a* 音。隨在可證。而用以諧 *ii* 音或 *o* 音者。竟百不一見。卽謂不求諧切。亦何至相反。若此。余於舊箸古讀考舉例之外。近更於西域記得一確證。西域記云。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注云。舊曰烏耆。一卷阿耆尼卽 *Akni* 亦作 *Agni*。 *Samuel Beal's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第十七頁。因悟漢書焉。

者。焉。乃。烏。之。形。訛。而。古。以。對。a。則。凡。與。烏。字。同。韻。諸。字。其。當。讀。a。無。疑。如。以。譯。音。爲。不。足。據。則。余。前。論。所。舉。音。理。諸。證。亦。未。見。能。有。以。相。難。者。必。如。諸。家。讀。馬。爲。魚。之。說。則。呱。字。勢。不。得。不。爲。ku。爲。kw。爲。問。小。兒。初。啼。有。作。ku。聲。或。kw。聲。者。乎。明。其。必。不。然。矣。以。上。所。論。足。以。釋。太。炎。之。疑。洪。君。此。書。謂。感。詞。必。多。侈。音。其。言。最。合。人。類。音。聲。之。正。軌。與。余。所。見。如。合。符。節。若。夫。分。部。異。同。則。別。是。一。事。古。音。歌。麻。魚。馬。雖。皆。收。a。而。歌。之。與。魚。麻。之。與。馬。要。自。未。嘗。無。別。此。則。聲。類。長。短。廣。狹。之。差。古。今。因。襲。變。易。之。異。當。別。爲。文。論。之。今。不。具。述。也。汪。榮。寶。附。記。





# 文心雕龍札記續

黃侃

## 徵聖第二

徵聖 此篇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紀氏謂爲裝點門面。不悟宣尼贊易序詩制作春秋。所以繼往開來。唯文是賴。後之人將欲隆文字於既頹。簡羣言而取正。徵孔子復安歸乎。且諸夏文辭之古。莫古於帝典。文辭之美。莫美於易傳。一則經宣尼刊著。一則爲宣尼所自修。研論名理。則眇萬物而爲言。董正史文。則先百王以垂範。此乃九流之宗極。諸史之高曾。求之簡編。明證如此。至於微言所寄。及門所傳。貴文之辭。尤難悉數。詳自古文章之名。所包至廣。或以言治化。或以稱政典。或以目學藝。或以表辭言。必若局促篇章。乃名文事。則聖言於此。爲隘。文術有所未宏。周鑿二代。郁郁乎文。此以文言治化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此以文稱政典也。餘力學文。此以文目學藝也。文以足言。此以文表辭言也。論其經略宏大。如此。所以牢籠傳記。亭毒百家。譬之溟渤之寬。衆流所赴。機衡之連。七政攸齊。徵聖立言。固文章之上業也。近代唯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以爲萬世文章之祖。猶不悟經史子集。一概皆名爲文。無一不本於聖。徒欲援引孔父。以自寵光。求爲隆

高先自減。削此固千慮之一失。然持校空言。理氣。臆論典禮。以爲明道實殊。聖心者。貫三光而洞九泉。曾足以語其高下也。

辭欲巧。鄭曰。巧謂順而說也。孔疏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之巧異。案此詩所謂有倫有脊者也。

或簡言以達旨四句。文術雖多。要不過繁簡隱顯而已。故彥和徵舉聖文。立四者以示例。

喪服舉輕以包重。黃注所云。總不祭。曾子問篇文。小功不稅。檀弓篇文。鄭注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

邠詩聯章以積句。七月一篇八章。章十一句。此風詩最長者。

儒行縵說以繁辭。據鄭注。則儒行所舉十有五儒。加以聖人之儒。爲十六儒也。

昭晰。孫君云。元本晰作哲。哲爲晰之借。晰乃晰之訛。說文日部。昭哲。明也。易曰。明辯哲也。釋文云。哲又作哲。後正緯明詩總術篇。昭晰字。元本皆作哲。按彥和用經字多異於今本。如發揮作發

輝是也。

四象。彥和之意。蓋與莊氏同。故曰四象精義以曲隱。正義引莊氏曰。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

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

辭尚體要。弗惟好異。僞古文尚書畢命篇。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某氏傳。辭以體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尚。

雖精義曲隱。案自易稱辨物正言。至正言其精義並用。乃承四象二語。以辨隱顯之宜。恐人疑聖文明著。無宜有隱晦之言。故申辨之。蓋正言者求辨之正。而淵深之理。適使辨理堅強。體要者制辭之成。而婉妙之文。益使辭致。媵美非獨。隱顯不相妨礙。惟其能隱。所以爲顯也。然文章之事。固有宜隱而不宜顯者。易理邃微。自不能如詩書之明。荀春秋簡約。自不能如傳記之周詳。必令繁辭稱說。乃與體制相乖。聖人爲文。亦因其體而異。易非典要。故多陳幾深之言。史本策書。故簡立褒貶之法。必通此意。而後可與談經。不然視易爲卜筮之度。辭謂春秋爲斷爛之朝報。惑經疑孔之弊。滋多於是矣。

銜華佩實。此彥和徵聖篇之本意。文章本之聖哲。而後世專尚華辭。則離本浸遠。故彥和必以華實兼言。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咸注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者。文質相半之貌。審是則文多者。固孔子所譏。鄙略更非聖人所許。奈之

何後人欲去華辭而專隆樸陋哉。如舍人者可尙於中行者矣。

宗經第三

宗經 漢書儒林傳序。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王致邽治之成法也。蓋古之時。道術未裂。學皆在於王官。王澤旣竭。學亦分散。其在於詩書禮樂者。唯宣尼能明之。宗經者。則古昔稱先王而折衷於孔子也。夫六藝所載。政教學。藝耳。文章之用。隆之至於能載政教學。藝而止。摛其流者。必擲其原。攬其末者。必循其柢。此爲文之宜。宗經一矣。經體廣大。無所不包。其論政。治典。章則後世史籍之所從出也。其論學術。名理。則後世九流之所從出也。其言技。藝。度。數。則後世術。數。方。技。之所從出也。不觀六藝。無以見古人之全。而識其離合之理。此爲文之宜。宗經二矣。雜文之類。名稱繁穰。循名責實。則皆可得之。於古。彥和此篇所列。無過舉其大端。紀氏謂強爲分析非是若夫九能之見於毛詩。六辭之見於周禮。尤其淵原明白者也。此爲文之宜。宗經三矣。文以字成。則訓故爲要。文以義立。則體例居先。此二者。又莫備於經。欲得師資。舍經何適。此爲文之宜。宗經四矣。謹推劉旨。舉此四端。至於經訓之博厚高明。蓋非區區短言所能揚推。

皇世三墳至大寶咸耀。此數語用僞孔尙書序義。彼文曰。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書標七觀。案七觀所屬之篇。皆在伏生二十九篇內。若信爲孔子之語。何以不及百篇。疑此爲伏生傳益之言。非今古文之通說也。

詩列四始。詩序舉風雅頌之後。卽云是爲四始。詩之至也。鄭云。始謂王教興衰所由。則始卽指風雅頌。非謂關雎爲風始等也。齊詩四始。尤與毛詩四始不同。

旨遠辭文二句。正義曰。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若龍戰於野。近言龍戰。乃遠明陰陽鬪爭。聖人變革。是其旨遠也。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若黃裳元吉。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黃裳。是其辭文也。韓康伯注曰。變化無恆。不可爲典要。故其言曲而中也。其事肆而隱者。事顯而理微也。

書實記言四句。菽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通古今語而可知也。

詁訓同書。詩疏曰。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据此。

則詩亦須通古今語而可知。故曰詁訓同書。

婉章志晦。此左氏義。上文五石六鷁之辭。乃公羊說。其實春秋精誼。並不在此。欲詳其說。宜覽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

覽文如詭。案尙書所記。卽當時語言。當時固無所謂詭也。彥和此語。稍欠斟酌。然韓退之亦云周誥殷盤。佶屈聱牙矣。

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謂繫辭說卦序卦諸篇。爲此數體之原也。尋其實質。則此類皆論理之文。

詔策章奏。則書發其原。謂書之記言。非上告下。則下告上也。尋其實質。此類皆論事之文。

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謂詩爲韻文之總匯。尋其實質。此類皆敷情之文。

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此亦韻文。但以行禮所用。故屬禮。

紀傳銘朱云當作移檄。則春秋爲根。紀傳乃紀事之文。移檄亦論事之文耳。

稟經以製式二句。此二句爲宗經篇正意。

體有六義。此乃文能宗經之效。六者之中。尤以事信體約二者爲要。折衷羣言。俟解百世。事信

之徵也。芟夷煩亂。翦截浮辭。體約之故也。

#### 正緯第四

正緯。說文曰。讖。驗也。案讖之爲物。皆執後事以驗前文。非由前文以得後事。老子所謂前識中庸所謂前知。皆持玄理以推測後事。非能明照方來。若數毛髮於盤水也。左氏所載童謠之應。如鵲巢來巢。火中取虢。咸由後事比合前文。然謠諺始作之時。必不知有魯虢之事。蓋人事雖繁。皆在思慮之內。文義雖衆。皆具因禪之能。展轉分合。雖五經常語。未始不可作百代讖詞。用也。古世人神雜糅。故隆於黷。祥迄周而舊汚。未滌。春秋史官所記。尙侈陳豫察之言。要之非聖人所作也。讖驗之隆。始於陰陽家。以明讖之術。說經始於道聽塗說之。今文學以讖爲緯。殺亂經文。始於哀平以來。曲學阿世之儒。何以明其然也。晚周學派六家。老子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又言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也。則道家不得有讖。中庸言素隱行怪。吾不爲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言天道不可得聞。則儒家不得有讖。墨子雖尊天明鬼而非命。非命者。事不得前定。則墨家不得有讖。名家檢正形名。無論之言則絕。亦不得有讖。法家出於老子。而旁取名家。施於人事。而貴隨時。亦不得有讖。唯獨陰陽家。本出於司天之官。而末流營於黷。祥。泥於小數。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

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抽巫祝之緒。而下爲方士闢利原。瀛海九州之說。令世主甘心至死而不悟。秦時方士入海者。還奏亡秦者胡之讖。始皇將死。復有璧遺鎬池之訛言。此皆方士之詐。譌而實。濫觴於鄒衍矣。南公之讖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南公亦陰陽家也。張蒼爲秦柱下史。故不得不從時主所好。而治陰陽。賈生傳之。則五曹官制以著。顧其致用。獨在五德終始之說耳。觀賈生鵬賦之辭曰。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是知前知之談。通儒所未篤信也。武皇好神仙。與秦政異世。同蔽董仲舒。旣以引經治獄。授張湯。又身爲巫師。作土龍以求雨。彼固工於揣摩。人主之情者也。漢主好儒。兼好神仙。儒與神仙。雖不合於陰陽。則有可緣飾者。故推陰陽以說春秋。今春秋繁露。有陰陽位陰陽終始諸篇。明其以鄒子南公之道。遂書於儒籍矣。仲舒雖不得志。又以大愚見。誚於其徒。然其說則已深入於漢主之心。神仙之福。未來而巫蠱之禍。踵起。甲兵興於闕下。儲貳縊於窮閭。則仲舒有以致之也。然盛漢之時。談陰陽者。其能不過推災異淫鬼神而猶不敢淆亂先王之典籍。故劉向校書。不見有緯圖書秘記之目。此卽緯家所謂河圖洛書本文。塵在天文家。當時頌美朝廷者。其能事亦盡於稱說符命。自王莽引經作讖。以伏戎於莽爲己之應。當世阿諛苟合之士。始欲竄亂聖經。以投主好。然五經明白。近人事作僞。傳會其事甚難。由是引舊讖而益新文。變



其名曰緯。以爲經顯。緯隱而皆出自聖人。斯足以管惑觀者。通人討覈。謂緯俟起自哀平。此至塙之言。案以時事人情而合者也。光武以劉氏苗裔興。遠同少康之光復。本不待緯俟以自崇。然親見王莽假符命四十二章以愚民。故亦欲假符命以明劉氏之當再立。赤伏符之至。適會其時。光武雖心知其僞。而亦不得不端拜以受矣。旣以緯興。卽宜尊緯。君信於上。臣和於下。於是緯之力。超越於經。西漢之儒說經。不過非聖意而猶近人情。東漢之儒則直以神道代聖言。以神保持孔子。以圖讖目聖經。於是春秋爲漢制法之說。昌微言大義。由此斬矣。雖或有骨鯁之士。辨論其失。而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康成大師篤信圖讖。至於爲緯作注。六莚論云。六莚皆圖所生。凡所注書。徵引易說詩說。皆緯書也。降及宋孝武世。始禁圖讖。然鄭學旣行。爲鄭學者。不得不兼明圖讖。是故圖讖之學。在漢則用以趨時。而在六朝則資以考古。劉氏生於齊世。其時緯學猶未盡瘳。故不可無以正其失。所獻四諍。洵爲剴明。自隋焚圖緯。此學遂亡。縱有殘餘。祇供博覽。近世今文學者。於讖緯亦不能鉤潛發微。徒依阿舊說而已。因讀劉文。善其精允。復爲推論如上。

緯書今存者。有乾鑿度二卷。稽覽圖二卷。辨終備一卷。通卦驗二卷。是類謀一卷。坤靈圖一卷。皆易緯也。明孫穀輯古微書。無河洛緯清趙在翰輯七緯。皆甄錄佚文。可備參考。說易緯者。張惠言有易

緯略義。

神龜見而洪範耀。九疇本於雜書。故莊子謂之九雜。先儒不言龜負。惟中候及諸經言之。洪範偽孔傳乃用其說。劉又用偽孔說也。

孝論。即孝經論語。

倍適千里。孫云。此與下文倍摘字。並與適通。方言云。適。悟也。倍適猶背迕矣。

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据隋志。則託於孔子者。只七經緯耳。

或說陰陽。或序災異。其端皆開自仲舒。觀五行志及仲舒傳可見。

桓譚疾其虛僞。後漢書載論讖事。錄之如左。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方伎傳序云。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槐登槐鼎之任。譚復上

疏曰云云。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

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

良久。乃得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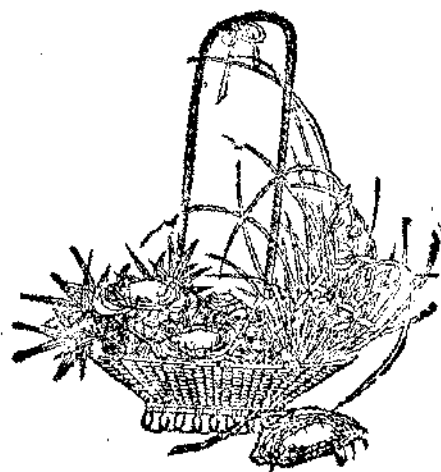
尹敏戲其深瑕。案戲字不誤。後漢書儒林傳曰。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

王莽箸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此文所謂戲。卽增闕事也。

張衡發其僻謬。案平子檢覈僞迹。至爲精當。今錄後漢書傳所序於左。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以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云云。

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此言誠諦。然如易緯所說。有足以證明漢師說易者。書緯亦有可以考古曆法者。未可謂於說經豪華無所用也。



# 限田均田制度論

但燾

去今二十年前。吾儕與孫中山先生來集日本。建置中國同盟會。以三民主義號召內外同志之士。三民者。民族民權民生是也。是時吾儕急欲去建州。更新政制。篤信民族主義。而民權之說。則又於彼邦蠻舍中所飡聞者。獨民生之說。時從坊間譯籍中窺見崖略已爾。平均地權。爲當日誓約中之一綱。彼時雖暇從東人講論及之。而於中夏昔日大法。未暇句考也。孫中山先生去歲在廣州。爲黨人疏述民生主義。及於平均地權。余有感其言。作限田均田制度論。

中夏法制。有均田無均地。蓋以農立國。百工皆居官府。造作用官物。爲器有餘。乃自賣之。非若後世。素封之子。斥其貲財。羅列器械。廣役失職之民。造作百器。粥於內外。以收奇贏也。民之田宅。受自公家。仕者受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大夫之子免農。以士有世祿。既免農。則不受田也。據公羊註。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鑿一井也。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

曰毋洩地氣。井多則洩地氣。二曰毋費一家。井於公田中。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皆因井田以爲市。故俗曰市井。易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當日中之時。致各處之人。聚於井畔。以交通食貨。是寓商於農。卽井爲市之初制也。周禮匠人爲國。則前朝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立市。設司市以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又擇市中羣胥之長。使爲胥師。以掌政令。平貨賄。懸憲禁。選知物買者爲買師。以奠定市價。是於授民井田之外。復制商以市。廩足食之外。更以通貨爲務矣。種穀不得種一穀。以防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舍種桑荻。荻以爲棺。雜菜。畜五母雞。二母豕。瓜菓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食肉衣帛。死者得葬。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是寓均富賑貧。養老慈幼之制於井田也。十井共出兵車一乘。是寓軍制於井田也。司空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塉不得獨苦。三年一換主易居。以均勞逸。劑苦樂。是寓屯墾徭役之制於井田也。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十戶。井十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爲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

月得四十五日作。是後世鄉官自治之制。保甲團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法。書院義塾。教育之功。皆一寓之井田也。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闔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既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是後代諫議彈劾之制。代議選舉學校之途。皆寓之井田也。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三十年耕餘十年之蓄。是後代常平義倉之制。一寓於井田也。井田又爲井地。孟子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是也。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於是民不受田於官。有費者可以買。有勢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墾。而有田者不必耕。耕者不必有田。官取什一。私取泰半。貧富不均。教養無法。朱文公讀孟子告梁惠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之語。而歎其法制品節之詳。丘文莊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品節也。有法制而無品節。則民用不足。有品節而無法制。則民取用無所。漢董仲舒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不改。古井田法雖難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此師井田之

意限民占田之議也。荀悅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氏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專於豪強也。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憤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限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悅之說不主廢之於寡，立之於衆，恐激成憤亂，因謂宜於人衆稀少時立此制，不然則毋甯計口限田。宋之蘇洵則主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葉適則謂非封建不能行井田。後代爲政者，罪在不能使天下無窮民，不在田之并不井也。洵之言曰：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揮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卽遠西馬克司盈餘價值之說也。近日學子奉馬氏爲不祧之祖，惜未聞洵說耳。荀氏主限民占田，得耕種而不得買賣，意以爲非限田，則蠲租薄斂，徒利豪強而庶民不得食其利。洵謂名田之說，倡自董仲舒，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以爲變也。又以孔光、何武議



限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爲非人情難用。而主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蓋折衷於董荀孔何之間者也。適之言曰。雖得天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所能爲。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帥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封建絕。井田不可獨存。後世之所以不如三代者。罪在不能使天下無窮民。不在於田之井不井。適說不泥古。然謂非封建不能行井田。則亦非是。井田雖不得見。然均田之制。始於元魏。迄於唐之貞觀開元。皆不待封建而行之者也。宋高宗三年。林勳上政本書。謂宜假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未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勳書爲朱文公呂伯恭所稱許。陳同甫以爲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害而可以善其後。勳書不傳。無可考核。黃宗羲曰。古者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或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是。幸民之殺戮爲其可。以便吾事也。將使田既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也。考羲之說。蓋謂亂後土曠人

稀。非。必。卽。行。井。田。之。良。會。卽。或。強。行。之。所。傷。必。多。蘇。俄。之。近。事。可。爲。借。鏡。況。中。夏。自。行。井。田。均。田。之。法。後。兼。并。劫。奪。之。患。寢。以。衰。息。非。如。俄。之。世。業。大。地。主。虐。待。農。奴。敲。肌。吸。髓。之。烈。也。宗。義。非。奪。田。而。謂。井。田。之。非。難。行。以。屯。田。之。法。知。之。譏。胡。翰。方。孝。孺。但。言。井。田。可。復。而。不。詳。其。法。因。條。舉。屯。田。四。弊。明。屯。田。之。弊。爲。行。法。者。不。得。人。非。制。度。之。罪。主。於。屯。田。外。以。官。田。充。授。田。之。用。每。夫。授。田。五。十。畝。有。餘。則。聽。富。民。之。所。占。然。屯。田。之。法。久。廢。官。田。亦。已。粥。罄。揆。今。日。情。勢。全。非。昔。時。之。比。使。義。在。今。日。必。不。作。是。論。矣。朱。文。公。雖。稱。美。林。勳。政。本。書。然。其。論。井。田。也。亦。謂。當。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宋。張。載。嘗。欲。買。田。效。井。田。經。界。之。法。爲。當。世。倡。且。曰。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猶。中。外。好。奇。者。之。建。立。新。村。以。試。行。均。貧。富。劑。勞。逸。之。制。也。然。陳。安。道。問。載。井。田。而。載。答。之。曰。如。今。祇。是。差。役。尙。有。千。萬。難。行。處。更。要。奪。他。田。地。豈。宜。蓋。亦。不。堅。持。復。井。田。之。見。矣。三。代。以。前。立。國。以。農。民。之。田。宅。皆。受。於。官。賦。歛。兵。役。皆。一。寓。於。井。田。工。商。皆。役。於。官。仍。得。受。田。以。代。耕。交。易。又。限。於。食。貨。而。錢。幣。不。過。爲。救。荒。恤。災。之。用。民。不。勞。作。者。有。罰。卽。蘇。俄。均。產。勞。作。之。制。也。周。官。泉。府。之。法。物。之。不。售。者。官。爲。斂。之。使。貨。無。棄。於。地。其。民。所。不。易。求。得。之。物。則。官。資。之。其。斂。之。也。所。以。使。無。滯。塞。其。資。之。也。所。以。使。無。匱。乏。蘇。俄。法。銀。行。及。大。商。業。不。許。私。人。經。營。而。收。其。

權於國家。以彼去封建之時。近貴族。土豪兼并禍烈也。我則未墾之地。東北一帶。瀰漫數千百里。所在皆是商工之業。技術未諳。物力未充。方當行周官保富之法。以休養之。古代井田。近日蘇俄均產之法。皆芻狗也。

均田之法。繼井田而起者也。餘杭章太炎先生作通法。舉其政制曰。新帝復千載絕迹。更制王田。男不盈八。田不得過一井。比於古制。少奢。苟悅以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彊。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此其所以敗也。然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訖建武以後。鄉曲之豪。無有兼田數郡。爲盜跖於民間。如隆漢者矣。大功之成。虧亦不於一世也。晉之平吳。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然仕者猶差第品官。以得蔭客。及元魏制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諸桑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

一畝。北齊之受露田。夫婦丁牛皆倍魏制。亦每丁給永業一十畝。以爲桑田。周制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隋居宅從魏。永業露田從齊。而陋鄉每丁財二十畝。唐男子丁中者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老男疾廢口分半之。寡妻妾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丁中男子及老男疾廢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陋鄉所受口分視寬鄉而半。易田倍給。大抵先後所制。丁男受田最多百畝。少不損六十畝。畝以二百四十步爲劑。視古百步則贏。民無偏幸。故魏齊兵而不殫。隋世暴而不貧。訖於貞觀。開元治亢文。景識均田之爲效。而新室其權首也。按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蓋祖述仲舒之說也。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京中不宜復有田宅。因王公以國爲家。不當於京邑廣置邸第。但當令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後遂爲定制。其法善矣。今之新闢商埠。宜令豪強所置第宅。毋得過侈。此晉法之可采者也。均田之議。原於李安世。而元魏孝文帝毅然行之。而永業之制。則北齊孝武帝行之於河清之時者也。後周文帝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而唐法制尤密。考之唐律。脫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受。應課農桑而不課農桑者有禁。立法非不嚴也。然至高宗永徽而後。版籍法度廢弊。丁口轉死。田畝

換易貧賦升降。悉非曩時。於是楊炎作兩稅法以濟之。其後兩稅法亦久而生弊。陸贄於貞元四年。疏言六害。因及授田之制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地。依託豪強。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取稅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捐有餘。優不足。此賢因兩稅之弊。而有限田。裁租之議也。

均田之制。清儒吳鉉有所論列。略曰。唐均田法。本於後魏。太宗行十餘年。斗米三錢。夜不閉戶。治爲後世最。其行之未久而法廢者。有故焉。唐制官授田得永爲世業。官轉徙無常。而授田多至百頃。少亦數十頃。以有盡之田。給無窮之官田。乃日匱一也。庶人徙者。得賣世業。古者死徙不出鄉。今聽其徙。又使之得賣世業。雖不復授。亦開豪強兼并之漸。二也。厚於寬鄉。狹於狹鄉。名爲均田。實不均矣。使民皆去寬鄉而就狹鄉。則如之何。三也。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戶口以漸而增。足以持久。後世聽其嫁娶而不爲之制。今人有四子不爲多。子又有四子。一人也而有十六孫。故戶口衆而財用乏。四也。唐時西北水利已失。皆不可耕。五也。欲定田制。莫如行均田法而去其弊。限民名田。無得過五十畝。則爲農者多矣。士工商又必重督之。使不得逾其額。按鉉說。歷指唐均田

致弊之由。吾無間然。古者以制民產爲要政。而其法。制品節之詳。爲後世所不能效。嫁娶年齡。限制之過嚴。其一也。古者民衣食之資。仰給於官。故其田宅衣食婚祭之品節。亦獨嚴。後世聽民自養。復有田土力役之征。民自食其力。但冀上之不苟擾。已快然自足。鋌欲限工商之額。意雖善。而窒礙難行。又有過於均田者。苟非如蘇俄乘大亂之敝。一黨擅政。未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實施其玄想者也。夫幸民之殺戮。以冀其說之得售。仁者不爲。況無病而呻。噏者乎。

宋高宗時。畢仲游言。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以人耕田。相其瘠薄。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占。謂之名田。宜無甚難行。而至今不行者。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周井田。一夫一婦受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掩。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無他賦斂。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制。自諸侯王及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申於何武。師丹。至晉。秦武限王公之田。以品爲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也。乃上之人不行。非賤者而不行也。

乃貴者而不行也。在上而貴者，戴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而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格於丁傅董賢。晉魏則名存而實去。此所謂恤之太甚也。何武之制太狹。今日之制太無限。宜參酌周官授田及唐世業口分之法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其復除之法，使富者貴者出泉以助齊民之役。按法不行於貴，不獨均田之制爲然。今之居高位，握兵符者，其財貨皆貯之外人銀行而買業田。里者至微末，如欲限其田產，則莫得主名。欲科其物力之稅，則必以租界外域爲逋逃之藪。或者謂宜師限田之法，以限品官所占財產之額。然公司之股票與夫楮鈔契券之屬，其轉徙隱匿至易。雖在領事審判權既撤，司法權施行無回避之時，猶或難之。非所論於今日也。漢代算緡之法，金代物力之稅，在一統獨裁之秋，尙難及於貴近豪強。值茲列國交通之會，行此苛法，是爲淵毆魚爲叢毆雀。謀國者不當出此下策也。

清儒黃中堅著限田論，揭舉五不可。其言曰：大縣戶不下數萬，苟欲計口而授田，則田少而不足以給一也。小民竭終歲之力，不過能耕十畝，與以十畝之田而責以賦役之事，將爲賦役所困而不得安其耕二也。量人量地，斟酌損益，非期月所可辦。奪者已奪，受者未受。國家之財賦力役責

之何人三也。受田還田。吏胥上下其手。利孔必且百出。四也。緩急人所時有。官爲之限。則買贖之際。必多窒礙而難通。勢必富者有多田之實。而無其名。貧者有受田之名。而無其實。而民益困。五也。故欲以多限之。如緩和之名田。無過三十頃。則雖可稍裁豪右。而無補於小民。欲以少限之。如太和之人。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則富者必見怨。而貧者不必見德。適足以擾民。余按中堅所舉五弊。深切著明。夫上既不能盡養民之責。反出奪田之舉。此人情所不便。而法制所難行也。若由國家買收。以分予貧民。又猝難致。此財力力役之征去之已久。民甚安之。一旦規復。易生變亂。可斷言也。

明丘文莊有配丁田法。則折衷於限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者也。其法以一年爲限。自今年正月前。民所有田。雖多至百頃。不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占地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未立限制之前。勿復問。嗣後。惟許鬻賣。有增買者。削其所有。民生子將成丁者。許豫買以俟其成。以田一畝。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出富者財其丁多田少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



差役量應力役之征。出食者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

每丁或祇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

有田者惟恐不多。而匿丁不報之弊可絕。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

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置田。興廢無常。而富者不無鬻產。田直日

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井之患。日以漸消矣。丘氏自以爲合人情。宜土俗。用

以均貧富。劑勞逸。爲得其中。而清儒輩以寧作配丁田法。辨糾其失曰。凡丁多田少者。非不欲買。

也。必其欲買而不能者也。而一年之間。欲令買足其數。得乎。丁少田多者。許賣而不許增。是矣。但

彼固連阡累陌。而丁多者。又或苦於貧窶。不能各出其貲。以易之。但可禁之勿增。其可奪之使減。

乎。以有限之田。配以無定之丁。是一戶增丁。卽將一縣所配之田數。每歲必爲一易。而後常均也。

不則仍非配也。田少丁多者。勢必隱匿其丁。而不肯出自有之身。以代勞於甲戶。而田多丁少者。

又樂得僞增其數。以竊保未鬻之田。而徐待之子孫。縱役均。而天下之爲貧爲富者。終未嘗均也。

亦視田起役。視丁起徭。而毋配焉可矣。配丁田法之迂闊無濟。以寧彈正之宜矣。自一條鞭法行。

總括一州縣之賦稅。量地計丁。計丁糧總額。悉輸之官。一歲中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

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合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說者謂唐之兩稅。明之條鞭。皆救時弊之良法。蓋丁有消長。而地無消長。丁不可畫一。而地可畫一。凡有地者。卽其丁也。併丁於地。而天下便之。蓋畫一則胥吏難以爲奸。而官代支給。則民得盡力。南畝楊炎張居正雖變古法。而天下後世利之。然則泥古未足多。而驚新亦不足尙也。章太炎先生曰。吾輩往來郡縣。所見城隍橋梁津渡。其工事之崇閎。鞫固者多爲唐宋所遺。驛傳之制。明差飭備。而都亭宿舍。在清時不可復見。豈非以力役之事。官代僉募。支給官吏。但願催科無暇日。爲民興利耶。且庸直昂於昔。加稅又爲法所不許。明清號稱循吏者。除害則有之。興利則未也。

孫中山先生曰。土地之增價。聚無數人之力致之。而匹夫匹婦坐享其成。不如國家按價徵稅。或依價收用。而蠲除其他苛征。以裕國福民。至於地價。由業主隱度其數。告官如短報。則政府可隨時準所報之價。買收如多報。則慮政府按價科稅。不勝負擔。權衡利害。必以折衷之數。申告矣。自定價後。溢出之價。率入官。以供國用。其餘苛捐雜征。悉罷之。說者謂中山此法。施之工商都市宅地。簡易可行。約言其利。蓋有五端。令民自隱度。無吏役持籌握算。人人廬舍之煩。一也。民依實投。

告課輸所入既豐而無追呼之擾二也以前溢價民得保持無奪產之慮三也業主雖不得享受以後溢價而因國家蠲免其他苛細賦稅間接受其福利失於此而得於彼四也雖然此特舉其利而未詳其弊也

韋太炎先生曰地價之高下與其所獲之厚薄不必相當蓋寬鄉田多狹鄉田少競買則田不足以應其求不競買則田足以應其求故雖同一收入其價格有相倍者有相參者非可據價以論其息也面積之大小亦與其所獲之厚薄不必相當等一基金也或以之農或以之工或以之商惟農事據地最廣工所據次之商所據又次之今同在一鄉以銀幣十萬圓置良田可得千畝

松各屬

如此若以之造醬釀酒榨油所需之地廣者不過五六畝狹者不過二三畝以之營商其儲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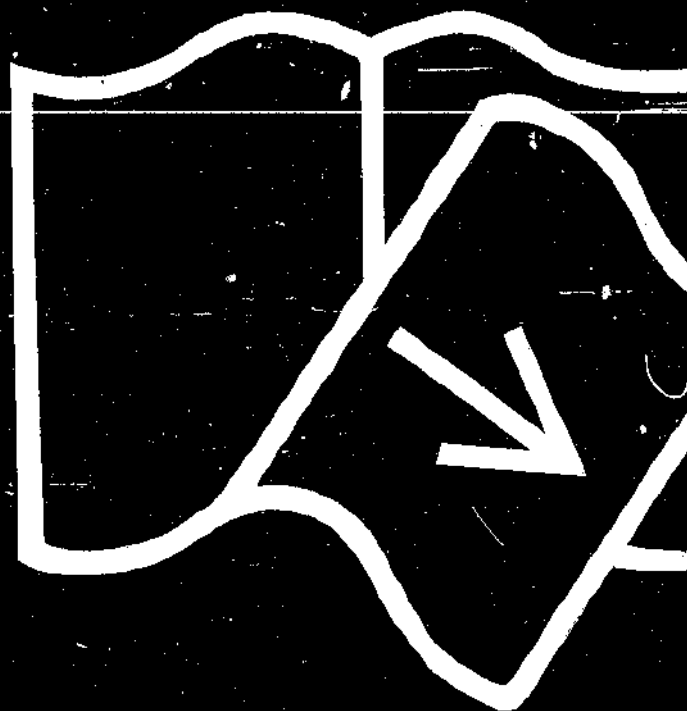
者最廣不過二三畝直作錢肆牙行者祇半畝而足耳然其獲利則工商多而農少非可據面積以論其息也單一稅之法盡廢他稅獨責之於地則利於地少而息厚者不利於地多而息薄者此其道甚不均據價定稅之法中國嘗用之以稅契不用之以稅地若以稅地則利於寬鄉而不利於狹鄉皆非正則之道也此種稅惟墾里之地畧有相宜然租界以外尚不需此限田之法使民田最多者無過若干畝夫古者工商之道未廣人以田連阡陌爲富近世營工商者其利無不倍農自非老死不出其鄉

與懼兵火之禍者必無以銀幣三十萬圓置良田三十頃者矣。惟河朔人爰田代耕常有名田二  
常十餘人非一人獨有之也。以大田爲富者古之道非今之道是以限田之議於今亦爲芻狗也。雖然單一稅  
雖不可行科派則不可不止。今中國已墾之田據清光緒會典凡九百餘萬頃而今并田與山林  
園圃池塘之稅不過銀幣六千萬。假令田皆中下一畝歲收不過銀幣四圓。以一畝所獲全數六  
十而稅一。卽銀幣六千萬矣。此其稅則過輕而又不能相通。重稅之地有十五而稅一者。輕稅之  
地有百而稅一者。有司或借公益之名以科派。名之曰附加稅。則其取之無限。宜定爲通則。凡地  
已墾成者。不論所植稻麥桑竹棉漆蔬果。皆率計其收穫之數。三十而稅一。例如一畝收三圓者  
者稅以一圓政府但懸定通則其實數則由縣知事與各鄉之民分別定之。如此所入必倍於今。而諸附加科派。但一錢以上必禁。則  
地稅有制矣。限田雖不必行。圈占之禁亦必不可弛。夫以金錢易置土田。利薄則自止。頓置塵里  
之地以求厚利者。獨有商場。然於全國猶豪末之在馬體。可勿論也。若夫假公益之名以圈地。或  
爲學校。或爲局所。其名皆公。其實或以利己。或以利其一黨。使所圈爲無主之地。卽宜入官。使所  
圈爲有主之地。則宜還民。侵占民地者當論罪。於刑律已著之矣。官地自窮荒不毛以外。苟未經  
人民公許而長官擅與其人。擅受者並以贓論。如此則豪強攘奪之禍止矣。夫救時者當觀其時

之弊而爲之去泰去甚云爾。徒爲高遠之論。於利害無當也。又曰。言均地。不如言均賦。論者欲操單一稅以濟國用。此玄想也。孟子言制民之產。首重井田。而稱美關市無征。澤梁無禁。以征商爲賤丈夫。孟子在當時。蓋主單一稅之最力者也。然曠覽史乘。卒難見之施行。宜時君以爲迂闊也。行地價稅於都市。廛里之地。價宜由官估定。而不聽自占。視其增進價。與所有地畝。以累進率征之。而新建之都市。則師限田意。令人不過五十畝。慮土豪占地過廣。斥財營治。廛舍開闢。道塗壅斷。大利衣食租稅。如漢唐封君也。中夏井田之制。廢於商鞅。而田賦猶存。往代之典型。若并此而蔑棄之。惟括克是務。如漢之平準算緡。王莽之六莞。唐之間架除陌。宋之均輸市易青苗助役。乃至鬻及坊場河渡祠廟。吾恐民怨沸騰。海宇版蕩。不知稅駕何所矣。均田之制。自元魏太利。以迄唐開元。行之二百餘年。宋明諸儒。以爲不能行。行之不能久者。皆蔑視史實。未稽成事之過也。然自茲一變。宋以後則不可行矣。

但燾曰。收地歸國家。以爲單一稅之說。英之亨利佐治主之最力。中山祖述之。非嚮壁虛造也。地價稅。則遠西諸國多行之。中山歆其利。故欲移於此土也。公田之制。宋理宗景定四年。賈似道用陳堯道曹孝慶言。置買公田所。以劉良貴爲提領官。似道出己田萬畝爲之倡。凡得田三百五十

萬畝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催收者曰官莊。於是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似道尋復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國大憊耗。語曰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輕言紛更者。當知所鑒矣。考德意志新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所有權依憲法保障。其內容及範圍。從法律所定。殆鑒於國情。知前此偏重商工之制。適長兼并之弊。而亟思以法制裁節之也。第二項定公用徵收。必視公共福利。衷之法律。蓋亦以奪民產爲大忌矣。第四項定所有權包含義務。諸行使所有權。必視公共之福利爲斷。蓋以行使所有權。若不兼爲公共福利。則是法律之制。所有權但爲富豪。其弊將如苟悅所云。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者矣。第一百五十五條。土地之分配及利用。由國與邦監督之。第三項諸土地所增加價值。不由勞力或資本者。必爲公衆福利。始得利用。中山主制置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猶此意也。然若必欲削足適履。以之推行於中夏。如巫醫以人試其術之驗否。業雖精。而人之因是而廢者。死者已不可復起矣。此則余之所不敢許也。吾鄂胡石莊先生曰。天下之亂。生於兼并者少。生於貪污者多。兼并之人。非持法之官。其害人也。官得而制之。暴斂之人。天子之命。吏與命吏所昵比者也。害之所及。雖天子不能禁也。於此而言限田。何異乎盜者竭澤而漁。主人猶惜其釣餌。毋使妄投也。故井田不如限田。限田不如去貪污。誠洞達中夏國情。



原件短缺

周始名絞。隋開皇遂以之正刑名。自茲以後。死刑唯斬與絞二等。死者魂歸於天。形氣降於地。與萬化冥然。故鄭注禮云。死者澌也。消盡爲澌。人有罪而死者。非有怒於其人也。使之澌然以盡。與萬化冥然而已。與萬化冥然。則其人在社會更無作惡之日。而用刑之旨已達。必欲辜之。踏之。磔之。焚之。烹之。輶之。陵遲之。使備嘗其苦痛。果何爲者。使之備嘗苦痛。亦不過澌然以盡。則徒示人以忍。而實際已無益。故殘刑雖不一。其終歸於淘汰則一。斬之與絞。其不仁之分際。猶有厚薄。故斬刑亦垂絕。今各國死刑大都用絞絞以窒其氣。不善用之。死之實難。故被刑者願受槍殊。不願於絞。此於已再見之或用絞機。則身重者下墜。首與身仍離爲二。無異斷頭。洪述祖之死即罹是慘美人震以雷霆之氣。身受者分陰而絕。比之於絞。抑又便矣。死刑而可廢也。則廢之。若猶以爲疑者。則寧從美人殊之以電。古云。作法於涼。願立法者其三思之。

### 徒刑沿革

古者五刑。唯徒通於各國。軍流之人。可狃快爲姦慝。徒則幽之囹圄。禁與世通。較之僅出其鄉。其患苦爲尤甚。而人窮返本。則悔過也亦易。是故肌膚不傷。鄉里不出。而創巨痛深者。莫如徒刑。徒刑之制。或謂始於胥靡。而引皇甫謐衣褐帶索之言以爲證。然其言傳說事。孔疏已譏其附會。則



胥靡之說。且不足恃矣。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傳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燕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號之問。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諸傅巖。謂之傅說。疏謚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謚惟見此。實附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周禮天官太宰。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之所謂徒。謂其供給徭役。非被刑者之稱也。易象舍車而徒。注。謂塵賤之事。塵賤之事。亦非受罪之人。史記秦始皇本紀。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此為徒刑二字。見於載籍之始。吳興沈氏曰。本紀先言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楮其山。其文作刑徒。此徒刑恐有譌。予考戰國時。孫臏以刑徒稱。史記孫子傳。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是刑徒者。猶言受刑之徒。而非受徒刑者也。漢代常有赦徒之典。徒之名目亦衆多。曰鐵官徒。曰三輔太常徒。曰中都官徒。曰女徒。曰見徒。沈寄蓀先生刑制分考言之最詳。皆係有罪充役之人。而刑名之中。只有罰作正司寇。鬼薪白粲。城旦春。諸名。是皆實為徒刑。而未以徒名其刑也。漢罰作為一歲刑。正司寇為二歲刑。鬼薪白粲為三歲刑。城旦春為四歲刑。魏承之。制髡刑。四完刑。三作刑。三梁承之。作耐罪。四北齊之制。男子長徒。女子配春。曰髡。曰完。曰作。曰耐。皆徒刑也。而亦未以徒名其刑也。隋興。始除一切之名。而概稱之曰徒。其期則自一年至六年。分為五等。自唐以後。相沿不改。園土之制。創自周官。罪隸之人。役之以事。故徒刑之實。自周作之。而徒刑之名。則

隋始定之也。徒之義同於隸。故隸之訓爲奴。周禮曰：男子犯罪者，入於罪隸。鄭注：盜賊之家爲奴者。而唐律疏議曰：徒者，奴也。古之奴隸，嘗以罪人充之。隸之訓爲羣輩。列子：仲尼篤隸人之生。注曰：隸猶羣輩也。而徒亦訓爲衆。公羊昭八年傳注：徒，衆也。衆與羣輩，其義一也。隸之訓爲役。周官：罪隸掌役百官府。蠻隸掌役校人。養馬。閩隸掌鳥言。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而周禮天官太宰胥徒之徒，疏謂供給使役。廣雅亦訓爲使。隸之訓又爲賤。鄭衆注：罪隸曰，奴也。賤也。役也。而舍車而徒之徒，注亦謂塵賤之事。故徒之訓無一不同於隸。而徒隸又爲一聲之轉。則徒之名因隸而生。其義則合。奴隸羣衆，徭役塵賤四者而并包之。沈寄篔先生曰：秦漢始有徒稱。然其刑之名爲鬼薪城旦之屬，不名爲徒。第以此等人供役使之事，故當時稱之爲徒耳。唐律疏義始云：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其說不知何本。余按奴隸並稱，鄭衆注：罪隸謂盜賊之家爲奴者，則疏義之說蓋本於周官。今律無期有期，區爲二種，仍襲舊名，未遑改作。若正名定義，則奴隸與罪人實爲二事。罪人役作，又爲一事。今世無奴制，而仍襲徒之名，以名其刑。徒使世人誤會，役作之囚等於奴隸，何如徑稱監禁之名，實相副也。至於無期徒刑之制，日人花井卓藏觀爲生命之墳墓。晉劉頌曰：終身之徒，自願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使之然也。是其蔽也。吾先哲已見之矣。改絃而更張之，是所望於來者。



# 釋景幼南見相別種未釋之疑

前二篇皆見學衡三十三期

唐大圓

景君幼南。前作見相別種辯。主見相同種。題曰唯識誌疑之一。余因作釋疑一篇。頗主別種。略抉其疑而釋之。念友朋觀摩之益。不敢藏拙。因先寄景君。君覆函虛懷若谷。以爲可入學衡。亦自作一篇。名見相別種未釋之疑。書出已久。以郵寄有誤。未獲快覽。頃在友人處見該刊。略讀一過。覺能從容辯析。正合良友切磋之義。

然景君與予各所持義。皆可獨立。亦可互通。卽所謂俗故相有別。真故相無別者。此真俗二亦卽性相兩宗之分。唯識宗相故立種子。種子之立爲遣外道等一因。生多亦足祛禪餘備伺之弊。三論等宗性不談種子。亦不談相。直說一心。故起信論眞如緣起。兼關二流。義界易混。若各隨所見以明自宗。皆能自立。或執此斥彼。故有王君料簡等卽圓之解惑。亦僅說彼密意了無偏袒也。安慧雖宗唯識。而思想已偏向性空。故其著述如中觀釋論等多明空義。明空談性固無礙於同種。若談唯識。則在法相不亂。而法相所以能不亂者。尤在建立種子種之立與否。辨在同異二字。談異種卽是立種。談同種卽是破之。使爲無種。以無種而談性。自爲正理。固無容說。若以無種而

談唯識。則是自破己宗。亦自教相違也。或復救言。但說見相不可別種。餘一切法皆認有種。詎相破耶。曰。一切法種皆是假立。假立愈密。乃能顯真。此護法等之所以詳立四分。亦主別種。若粗者許有。細即言無。則立亦無效。不如無立。

至獎師頌獨影。惟從見。若就獨影之假言。固應祇有見種。不獨古德共認。即圓亦無異言。若就種之應立義言。則從見生者。亦應有假種。以無種能生。非可生故。無始以來。必有影種。藉彼見引。始生相故。且既立見相別種。獨缺獨影種。即不徧。亦不應理。是故獨影若說有種。不可言同。說爲同種。亦不可言種法無定執。隨人自取。若明斯義。以觀景君未釋之疑。及圓所釋。皆不成疑。亦無容釋矣。

既涉談辯。則卮言日出。弗可窮極。他難細數。但觀景君辯體用一大段。可簡者甚衆。如立量云。體若一者。用亦應一。不離用故。如用用若多者。體亦應多。不離體故。如體略視似亦三支無缺。實則不離之因。不能證宗中能別之用。一暫勿談。因明恐閱者難解。徒增糾紛。試思景君之衣裳。可說與景君之身不離。不可說景君之身。即是衣裳。縱衣裳加身時。可言是一。亦不可說景君之體。僅有衣裳之用。以飲食起居等用。皆在衣裳之外。故此雖就俗談。亦足證其世間相違及現量相違。

若云此言體用是心心所與色法不同不可爲喻是亦不然色由心變共歸唯識若欲詳析則仍賴別種如談同種胡不可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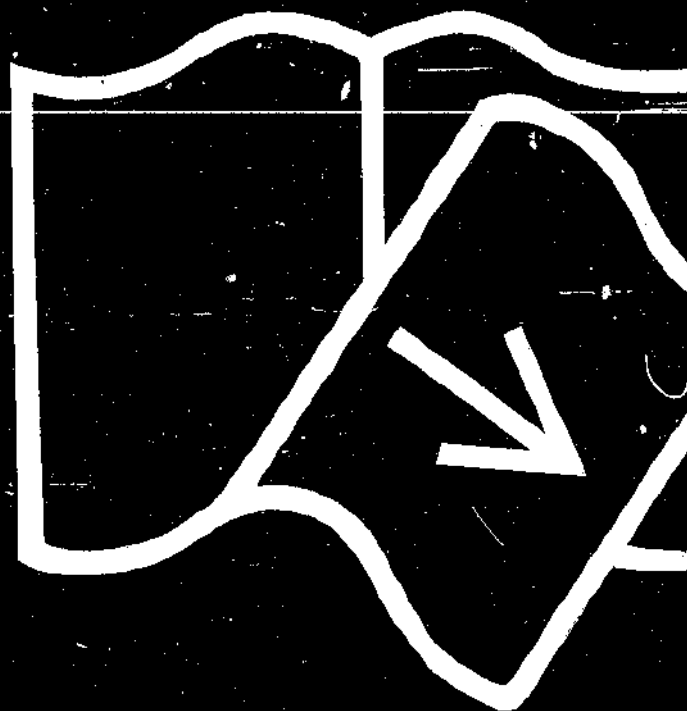
景君又云此所謂用皆謂作用非謂義用義用可多如狗可名犬對牛爲小對鼠爲大此狗犬大小皆一體之諸義用是也此義用卽是名義一名可詮多義與體用無關固不待言

又云作用則不然謂一體有作用者卽是外道之一因論此亦倒植言無條貫今應問言君之一體能讀書者不應能寫字亦不應有講學綴文談哲理論佛法等種種作用若謂此等皆是一用則應講學卽是綴文談哲卽是論佛乃至讀書卽是寫字等詎非大謬至外道之一因論是因果關係勿濫體用但可說因果各有體用不可說因僅屬體果僅屬用若謂因卽是體則善惡業因對異熟果時其善惡業因應皆是體異熟果體應卽是用若謂果卽是用則現前異熟報體應皆是用何得名體若知因非卽體果非卽用則凡一體有多用者絕不得同外道言一因生多果也又云能緣所緣只是緣之一作用之兩方面而非二作用若果二作用者則不相待如哭不待笑笑不待哭能哭所哭能笑所笑爲一哭一笑之兩方面此不解作用之同異義作用異者正因其自此方轉至餘方卽謂其用不同所作有異若謂從一作用轉至兩方仍是一者則應身之一作

用。轉。向。首。與。足。而。首。可。履。行。足。可。箸。冠。何。以。故。其。用。一。故。至。云。哭。不。待。笑。笑。不。待。哭。者。已。足。表。人。身。之。一。作。用。轉。向。二。方。成。哭。笑。二。作。用。而。能。哭。見。分。所。哭。相。分。亦。依。哭。笑。相。望。轉。方。之。例。成。二。作。用。若。謂。能。所。同。是。一。哭。不。應。言。二。作。用。則。哭。笑。同。出。一。人。亦。不。應。言。有。二。作。用。總。之。分。則。有。種。有。種。則。皆。可。言。別。不。分。則。同。同。則。無。可。立。種。惠。施。有。言。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大。一。則。不。可。別。別。則。仍。成。小。一。小。一。則。不。可。同。同。則。仍。成。大。一。所。以。者。何。兩。一。是。同。大。小。是。別。去。彼。大。小。一。一。不。能。成。兩。一。故。

雖然。君。亦。有。言。通。唯。識。者。貴。在。能。所。雙。忘。觀。唯。一。心。烏。可。謂。定。有。能。所。二。作。用。此。言。甚。是。而。應。簡。別。世。亦。易。於。誤。解。蓋。能。所。雙。忘。觀。唯。一。心。者。是。通。唯。識。後。所。得。之。果。或。由。解。所。起。之。觀。行。故。雖。唯。一。心。由。觀。而。入。雖。忘。能。所。非。謂。初。無。能。所。初。無。能。所。應。不。言。忘。以。此。談。心。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本。無。可。言。三。論。與。禪。亦。可。通。宗。識。既。無。唯。唯。亦。無。識。矣。

若。由。雙。忘。而。談。能。所。或。從。一。心。而。觀。萬。法。爲。利。他。之。方。便。乃。唯。識。之。宗。極。決。非。他。宗。融。通。之。言。所。得。混。濫。是。故。足。下。之。相。見。別。種。辯。及。圓。之。釋。疑。皆。能。自。圓。其。說。不。待。修。正。流。行。不。息。卽。圓。亦。自。承。認。同。種。之。言。惟。言。同。種。以。攝。空。宗。言。別。種。以。攝。相。宗。則。各。得。其。所。理。善。安。立。自。疑。既。釋。亦。不。惑。人。



原件短缺



之言也。今遠西諸國晚出工商專政勢凌王侯兼并之害非復官吏所能制又盛行議會政治議士隸籍政黨而政黨受金於豪強其建議表決無敢侵及富商大賈故其學者發憤著書及立法創制亦斤斤以削裁豪右并兼爲務此其異趨也。

余以爲地價稅但可施於都市廛里之地宋代有城郭之稅所謂宅稅地稅是也中夏取民之制自三代以來皆因地取稅田有廣狹人有衆寡地性有肥瘠物產有多少故田有等則斯賦有上下此不易之典制也今不辨等則責民自占短報者官中得收爲公田是賈似道奪田之故智也從來民間購產投稅率匿價書契而別立白契以爲續輸之價假令官中回買但予正契之價則有違習慣同於劫奪矣此不可行者一也耕作之田收穫之利尠逾一分以上而地價之高下則因寬鄉陋鄉而有逕庭豪強率趨都市爭什伯倍之贏其置田也同於儲蓄非切身之利害也許其自占彼明知國家無此財力收買必相率短報安肯以實占重其輸納哉國家不能盡人而罰之則法令等於虛設矣此不可行者二也同一田也寬鄉地密而人稀定價收稅以後所增之價盡入官富者以置產爲戒貧者無力墾治不數十年昔之沃土幾何不易爲不毛也狹鄉之民以土地磽陬艱於承佃欲賣斥田園遷就寬鄉又無富者受之典賣之途絕惟有枯死閭左耳此不

可行者三也。如上所述。買賣稀簡。利歸都市。寬鄉有遺利。狹鄉有餘丁。富者寄財於筐篋。貧者流亡於異域。在寬鄉有田疇荒廢之憂。在狹鄉有丁口耗減之患。供課銳減。丁口急降。可揣而知。甚非古昔移人通財以贍齊民之道也。此不可行者四也。自井田制廢。國家不復任養民之責。民之無田者。則借田於富民。佃蒔之資。無所出。則乞貸於富民。猝有旱澇。則求賑恤於富民。今以徵地價稅。故令富民不樂置業。田闕在富民。得去之。都市事居積。取贏而貧民反失其緩急。融通之塗。此不可行者五也。自兩稅法行。但計資產。不考丁身。民間置業多詭名。投契貧富。類然。今許官中收買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上下恐富者。以行賂巧。脫而貧者。以無賄奪田。是令官吏得恣意贓賄也。此不可行者六也。限田之制。今亦不便。均田無論矣。三代之時。國用取給於田賦。及山澤之征。其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民不患貧。而國用阜。漢代三十而取一。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而外事征伐。內興宮室。不虞匱乏者。以鹽鐵之利也。今日之兼。并不在田地。而在財貨權利。蓋貨物財幣流通。蕃息其贏。十倍於田地。雄擅之家。斥其餘貲。以置田產。不過炫耀鄉閭。儲身後祭祀宗族周恤之用。此不必限者一也。限富民之田。而貧民之田。不必加多。此不必限者二也。彼富民者。如欲保存其田。必使其子弟親族。更名出受。而以抵押之名。仍歸於己。

此不能限者一也。若使胥吏入人廬舍發篋檢算則搖手得罪民無所措而官吏之需求胥役之漁獵弊有不可悉數者。此不能限者二也。同一田也。有水田。有旱田。而旱田有植棉者。有植桑麻者。有樹榆柳竹木者。有種茶秫者。有植藥材者。有蒔花果者。而城郊園地。或蒔蔬菜。或飼魚鳥雞豚。或牧牛羊。或養蜂。其他山澤池塘。陂湖溪港。沙田草蕩。蘆洲山場。與夫江流河道。隄岸坍塌。漲之地。其取贏之厚。十倍於農田。將一限之乎。則百業交病。若僅限農田。則兼併不塞。此不能限者三也。古者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庶民爭利。歷代君相。其定天下也。殺人如麻。流血成渠。有抗之者。誅鉏務盡。而其致太平也。莫不輕徭薄斂。厚結民心。太史公序貨殖列傳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可謂識治體矣。自來言利之徒。如商鞅。桑弘羊。王安石輩。皆爲世詬病。敗不旋踵。然商鞅廢井田。聽民兼井。買賣驅民以私力。盡闢草萊爲田疇。據爲永業。不復歸官。於是地悉成田。田悉輸稅。志在強兵。而富國。次之。唐楊炎鑿浮戶之弊。以兩稅法代租庸。二者雖變先代成法。而後世利之。殆太史公所謂能整齊之者歟。桑弘羊。王安石之徒。則惟知與民爭利。殆最下者矣。然桑弘羊作法而才足以行法。王安石輩安坐廟堂。假手貪饕險詖之徒。國與民交病。則又桑弘羊之不若也。夫以國

家。而。下。爲。市。儉。之。行。設。官。置。吏。簿。書。廩。祿。所。耗。實。繁。又。非。良。不。售。非。賄。不。行。買。買。貴。於。民。賣。亦。如。之。安。所。得。利。哉。況。抑。配。侵。漁。脅。取。之。弊。固。百。出。而。不。窮。也。言。利。者。必。曰。民。獲。利。而。官。足。用。不。知。民。自。爲。市。則。貨。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交。通。雖。取。倍。稱。之。息。民。亦。相。習。安。之。者。以。富。豪。之。強。奪。巧。取。官。得。而。治。之。國。家。而。下。同。市。儉。肆。其。強。奪。巧。取。之。術。則。民。無。所。逃。死。耳。昔。宋。黃。義。剛。問。蘇。軾。限。田。軾。目。爲。戲。論。雖。有。激。之。言。亦。可。見。積。重。難。返。之。勢。矣。清。乾。隆。八。年。漕。運。總。督。顧。琮。請。行。限。田。法。每。戶。限。以。三。十。頃。且。請。先。於。淮。安。府。試。行。之。清。主。令。訪。之。尹。繼。善。繼。善。力。陳。不。可。行。遂。罷。之。蓋。外。人。去。封。建。近。而。商。工。之。業。昌。故。其。爲。政。急。於。去。兼。并。我。去。封。建。之。世。遠。商。工。之。道。歷。代。視。爲。末。業。多。方。裁。抑。之。故。其。爲。政。急。於。去。貪。污。誠。能。改。善。稅。法。卽。商。鞅。阡。陌。楊。炎。兩。稅。張。居。正。一。條。鞭。制。之。成。法。而。去。其。泰。甚。亦。可。小。康。矣。徒。爲。高。遠。之。論。於。利。害。無。當。也。

# 原瀆續

金兆鑾

## 釋簡

禮記。有旨無簡不聽。焦氏循禮記補疏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聽。葉氏夢得曰。誠則其辭簡。僞則其辭煩。簡者則聽之。案無簡不聽。語本尙書。先王聽訟。寧有畏煩而喜簡者。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獄訟乎。又曰。聽獄之術。三理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若如焦葉二氏所言。是使訟者不得盡其辭也。尙何言之可聽。且巧僞之人。豈不能僞爲簡。訥以嘗試理官者乎。陸氏佃則謂聽訟無簡書可据。與無可書之實狀。皆不聽。此則以簡當書狀。猶今時訴訟必用狀紙是也。然讀周禮。第入束矢鈞金。即可聽之於朝。不必定用書狀。簡書本普通之名。凡有文紀載者。均可謂之簡。鄧析作刑書。杜氏注曰。書於竹簡。故謂竹刑。胡銓亦云。古者刑辟。書於簡書。故記事之編。固可謂之簡。卽紀法之編。亦可謂之簡。古重讀法。令愚民知趨避。故刑人者。必据於法。法旣可讀。則必有簡。聽訟者。聽其五辭。而按之。簡書不爲刑辟。則卻之而不聽。今律無正條不爲罪。卽此意也。其上文曰。司寇正刑明。

辟。以聽獄。必三刺。正刑明辟者。謂當正於刑書。明斷罪法也。刺爲刺探。卽詢問之意。三刺而後知其實情。知其實情而不當於刑書。則是法不爲罪。故不聽之。其下文云。附從輕。赦從重。此則刺之而得其罪。又當權其輕重。罪疑於輕。則從輕。罪果當赦。則從重。輕重均指罪言。正與上文相對。後人不知其意。妄爲銓釋。遂使古人良法。不彰於後。滋足歎也。

### 一罪數刑

刑罰所以處有罪。故必衡量輕重。而後可以定刑。犯罪之數一。刑罰之數二。是刑不當罪也。刑不當罪。是曰濫刑。何居乎而有併科之名。現行刑律有併科刑。如刑律第二百零六條。第三百七十七條等。皆是。犯數罪者。處以數刑。此之併科。以其罪之數與刑之數相當也。何居乎犯一罪而有併科之刑。國語展禽曰。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曰單曰均。疑卽一罪一刑之意。蓋唯單而後能均也。書費誓有無餘刑。無有餘之刑。謂刑者非一也。一罪數刑。或卽昉於費誓。然費誓所言。皆軍法也。而非刑法。周禮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坐之一法也。役之又一法。是一罪而兩刑矣。然坐與役。皆不在五刑中。而所以坐之者。又皆未麗於法之人。故亦不可謂之併科。漢令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

其首。漉其骨肉於市。謂之具五刑。併五刑於一身。三代所未有也。一罪數刑。蓋自茲始。南史宋明帝時。劫竊之犯。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腳筋。徒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腳筋。徒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徒。猶黥而依舊補治字。梁武帝時。髡鉗五歲刑。笞二百。刼身降死。黥面髡鉗補治鎖字。北齊刑罪五等。加鞭。北周杖刑五。徒流加笞。隋開皇時。杖刑五。笞刑五。三流應住者。加杖。唐則有加役流。如流三千里。役三年。是此皆一罪而併科數刑者。宋承五代之敝。定折杖之刑。於是竊盜等犯。既刺字。又加杖。又遠配。一罪三刑。遂爲永制。遼則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又黥其面。金因於遼。金史太宗天會七年詔。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明承於宋。至於禪清。將垂千年而不能革。邱瓊山曰。宋人承五代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二刑也。宋以忠厚立國。其後子孫受禍最慘。意者以其刑法太過。杖人之脊。刺人之面。皆漢唐所無者歟。金大定中。梁肅亦云。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兩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是一罪數刑者。皆先哲所痛悼也。今律於鴉片烟及竊盜罪。於徒刑外。併科罰金。謂其情罪過重邪。徒刑加等可也。謂其不當利得邪。罰金加重可也。何居乎於徒刑外。而併科以罰金也。數罪而科一重。不失於寬。一罪而科數刑。終流於薄。是雖採諸東西之律。使邱梁

而有知。當竊笑於地下矣。

絞刑緣始

唐律五刑。今所存者。絞與徒耳。絞刑之名。起於北周。周以前或名曰磬。禮云。公族有死罪。磬之於甸人是也。唐律疏議引此。以為絞與周代之證。磬即絞頸之刑。劉炫以為如磬在懸。故名曰磬。絞刑之如懸磬與否。抑僅窒閉其息。書無明文。絞又稱縊。左傳哀二年。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是絞縊為一名也。而春秋多言縊不言絞。杜注以絞為縊人之物。儀禮喪服傳。絞帶即繩帶。釋名。懸繩曰縊。則絞者其所用之繩帶。縊者其所用之方法也。死刑不一。磬以施於公族。縊以施於下卿。左傳。絞縊以戮。均以身分而殊。非普通之刑名。絞又稱摻。或稱縛殺。說文段注。凡以繩帛等物殺人者。曰縛殺。亦曰摻。亦曰絞。廣韻又云。今之絞罪。古所謂摻。是摻與縛殺。皆絞刑也。而不言其所受之人。古五刑中又無縛摻之名。疑亦非普通刑也。絞又稱纒首。纒首之名。本於後漢書吳祐傳之投纒而死。後漢書吳祐傳。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移安邱。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云云。因投纒而死。吳興沈司寇曰。後來稱絞為纒首。實本於此。然此為自縊。而非有此纒首之刑。又雉經亦絞名。釋名。屈頸閉氣曰雉。如雉之為也。此以形容為譬。亦非刑名。晉以後之棄市。即今之絞。其實則是其名亦非。六朝亦稱棄市。唯北



彼此葛藤。爽然四解。雖欲再言。徒設劬勞。前未見尊作。但聞有未釋之疑。懼爲過謙。今獲詳讀。果若疑有未釋。故略抉疑本。以推翻之。庶悟君之所推翻者。無異於推翻其所推。翻推翻且無能所彼此觀。唯一心回首往事。都成增語。天何言哉。予欲無言。質之高明。以爲如何。



文苑

楚

不



# 文錄三首

祭孫公彰

章炳麟

年。月。日。餘。杭。章。炳。麟。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故。臨。時。大。總。統。孫。公。之。靈。烏。虜。哀。哉。汪。是。大。國。古。之。丹。陽。始。兆。漢。季。鑿。剗。莫。當。劉。石。干。紀。登。琅。邪。王。姚。姒。正。朔。湊。茲。南。方。濠。州。乞。起。北。賓。犬。羊。迺。植。大。都。阡。陌。有。章。蠡。爾。胡。清。軼。我。神。亶。繼。明。兩。作。公。振。其。綱。惟。公。彖。生。挺。於。嶺。外。少。則。屈。奇。辨。口。能。說。懷。役。俠。士。在。海。之。瀨。西。厲。大。秦。脫。彼。羈。馱。惠。易。授。兵。舉。其。白。芘。卻。入。東。嶠。驍。名。始。大。總。翕。羣。材。不。棄。蔥。巒。夏。聲。昭。冠。莫。我。敢。彖。十。有。七。年。女。真。以。喙。有。衆。後。后。宅。此。江。介。初。制。共。和。立。政。良。難。五。權。之。憲。鬱。菸。未。羹。敝。屣。高。位。以。讓。北。藩。北。藩。伊。何。虜。之。餘。戈。雖。悔。輕。授。盟。不。可。寒。純。鉤。到。柄。裂。我。屏。翰。龍。蟄。海。偶。驚。氣。不。審。僭。帝。始。僵。又。孳。狼。狽。再。建。番。禺。西。南。結。槃。齊。州。不。度。愁。屏。於。蠻。公。之。天。性。伉。直。自。聖。受。諫。則。難。而。惡。方。命。有。勇。如。离。以。鼓。羣。勁。揮。斥。幣。餘。視。重。若。輕。婁。虬。復。完。亦。不。凝。定。粵。府。再。蹈。未。匡。其。政。鎡。會。北。平。以。身。入。穿。肝。鬲。醮。矣。天。祿。爲。罄。烏。

。摩。哀。哉。繫。昔。明。祖。始。登。鷄。鳴。乃。醴。沛。公。薦。號。伯。兄。惟。公。建。國。繼。步。皇。明。大。饗。寢。宮。畛。告。武。成。急。難。在。原。千。年。同。情。遺。言。首。北。洪。武。之。京。惟。其。得。一。故。爲。天。下。貞。烏。摩。哀。哉。天。生。我。公。爲。世。鈴。鐸。調。律。搏。壹。吐。辭。爲。萋。百。夫。雷。同。臚。句。傳。諾。余。豈。異。郵。好。是。喞。喞。蘭。之。同。臭。石。之。攻。錯。沮。公。北。盟。終。亦。弗。獲。如。何。南。樞。委。命。窮。朔。冬。而。大。狩。春。而。殂。落。何。辜。於。天。死。猶。襪。膊。夜。光。斂。形。糟。葶。載。魄。以。尸。嘗。巧。況。也。矯。作。欲。招。其。魂。天。地。寥。廓。弔。以。生。芻。忠。信。猶。薄。厥。公。之。功。庶。其。合。莫。烏。摩。哀。哉。尙。饗。

書段若膺明世宗非禮論後

章炳麟

明大禮之議。楊文忠等以爲宜考孝宗。兄武宗。遂爲璫萼所持。段若膺爲十論定之。曰。爲人後者。不必皆子行。春秋僖公。以庶兄後其弟閔公。三傳猶謂閔僖爲父子。則世宗宜考武宗。禮經僞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本生之不改其號。亦人情自然。歐陽公之說。亦不失也。斯議博而篤矣。未及禮之微也。喪服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

宗。夫必二者備。然後應於爲之子之義。所後者非大宗。則不受重。故羊暨羊。伊不肯後祜。諸葛喬。皇甫謐。皆先後叔父。後還其宗。已爲適子。則不得爲人後。漢哀帝。明世宗。皆適子也。而又無兄弟。既失禮。而取爲後。又援禮以繩之。必不得矣。斯所以致褻。猶璫萼之口也。世宗。戾人也。其與璫萼之罪。不在本事。因其事。以自恣。削黜老成。杖殺諫士。驚刻之道。既流。訖嚴。嵩敗。然後已。明德既衰。後雖有賢相。弗能振。則世宗。璫萼之罪也。且以不仁之人。而修禮樂。其極必趣於鬼道。是故大典成。則議郊祀。郊祀成。則修齋醮。舉軍國之重。以歸功於玄。修使庫藏。耗竭。將校解體。及俺荅犯京師。明之不亡者。幸耳。是故世宗爲僻王。而璫萼爲逢君之惡。雖桀紂之謚。廉來之戮。不足以塞其罪矣。何乃論禮之是非哉。楊文襄初家居。亦以璫議爲是。後起家主兵部。浸及再相。大禮已決。諸臣之死竄者。已不救矣。然獨請宥議禮諸臣。又言持論者尙紛更。臣獨安靜。尙刻覈。臣獨寬平。斯貞邪之所由分歟。

### 江陰章琴若先生墓碑銘

徐震

先生諱際治。字琴若。系出南唐太傅章仔鈞。太傅傳七世。至宋宣教郎建。于南渡時。家江陰。遂爲江陰人。曾祖清。太常寺典簿。諱士杰。祖候。補州同。諱圻。考候。選縣丞。累封奉政大夫。贈通議大夫。諱鳳銜。先生年六歲。遭洪楊之亂。與家人北渡江。從母夫。人陳略。受四子書。亂平。旋反。通議公延師傅之。先生獨念曰。今家業蕩盡。父母忘艱。劬冀吾學問有立。維致志毋怠。上者爲宏儒。次不失爲明達士。於親心庶無負。年十八。補縣學弟子。光緒八年。中鄉舉。益不自足。就南菁書院。從張文虎。黃以周。繆荃孫。諸大師游。縱學經史文辭。九章祿術。所造卓卓。其後交西人傅蘭雅。益窮研數理。融微達奧。奄有中西之長。故先生之祿術。尤爲當世稱道云。十五年。至京師。攷內閣中書。得之二十四年。以進士改庶吉士。大學士孫家鼐第其所試文。異焉。奏爲京師大學分教。會政變。言官爭咎學校媚太后。先生不得志。歸。及清廷稍復重學校。下詔悉改書院爲學堂。於是先生主講邑中禮延校士館一年矣。已改爲學堂。仍主其事。生徒日發。舒房舍不給。則命其子霖創輔延小學以相濟。又謂興學要在求師。則設師

範講習所。未幾。李殿林。唐景崇。相繼督學江蘇。延爲南菁學校庶務長。兼教務長。數年。百度叙成。髦士間作。遷任監督。入都。引見。授編修。江蘇提學使周樹模。以學校須才。奏留之。得引歸。邑之羣士。益翕然鄉慕。遂推長教育會。舉爲諮議局議員。民國肇建。舉爲市議會議長。南菁學校校董。而先生亦以敷施利物。非異人任也。顧好引繩墨。自矯治事。有間。卽陳書。籀繹終其身。未嘗自暇逸。其爲南菁校董。常爲勘校產。如川沙橫沙。凌江浮海。衝波濤。犯風雪。一不以厝意。其在族中。經紀義莊者。兩載。旣老羸矣。月墜頰米。猶必徒步往執事焉。嘗曰。學以能躬行實踐爲歸。行以能刻苦奮厲爲基。觀先生之所爲。真能行其言者矣。民國十二年夏。歷七月十六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九。遺命斥四千金資。輔延小學弟子。顧鍾源等。徵行謀典。諡曰貞愨先生。夫人常熟楊氏。後夫人同邑陳氏王氏。今夫人常熟宗氏子霖。清坵生。懋清江南高等學堂畢業。彬。南洋大學學士。楚。輔延高等小學畢業。女新玉。嫁清坵生沙誌銜。蓉玉。嫁清浙江候補道華士巽。蓉玉前卒。其餘子三人。女一人。皆殤。江陰當革命之際。將



卒洵。洵不肖者。覬乘勢自署。置先生在集議時。出言挫之。中其情。得不擾。及東南討袁軍起。江陰守將與相應。和袁世凱遣舟師來攻。先生與邑人吳增元間行。說袁氏將曰。毋用兵。可撫而下也。動守將以利害。使釋師。江陰無事。人多感其連弭鉅禍。然先生自以爲不足道也。霖等以民國十四年夏歷正月二十日。葬先生于江陰砂山周莊鎮通議公墓左。與楊夫人合兆。乃介莊君先識。奉狀徵銘。將揭之于墓。莊君爲人。亢直不阿。獨傅霖之賢孝有過人者。是宜昭宣令德。且慰罔極之思。故爲之銘。銘曰。

章維世族。是慶是延。於穆先生。允迪維元。令聞孔遐。敷于四方。名公鉅儒。載絜載揚。實豐其德。不踐其華。或出或處。循道不瑕。邦有良彥。其行維範。思樂厥度。伊崇匪蟻。造我多士。于庠于序。于此銘辭。貽爾憲矩。

# 詩錄一首

天山曲 附香妃外傳

楊 圻

天山南路諸城。分白山黑山兩族。其先皆奉佛教。當隋唐之際。有天方國王謨罕。慕德者。生而神靈。造經立回教。盡臣服西域諸國。傳二十六世孫曰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自黑德國踰蔥嶺。東遷喀什噶爾。是爲回酋之始。清聖祖時。其部自亂。相攻。其孫阿布都實自拔來歸。聖祖優卹之。遣人護送歸葉爾羌。阿布都實之子瑪罕木特。欲自立一部。爲噶爾丹策霖所幽。復羈其二子。兄曰波羅尼多。弟曰霍集占。是爲大小和卓木也。乾隆二十年。平伊犁。帝念其祖誠款。釋兩和卓木兄弟歸。使治回民事務。霍集占陰鷲阿逆之變。舉兵助逆。及再平伊犁。遁去。二十三年。霍集占自以背德疑懼。脅其兄據回部叛。諸城風靡。惟拜城庫車阿克蘇三城內嚮。走依將軍兆惠。八月。兆惠南征。至葉爾羌城。困於黑水營。三月。糧水俱絕。掘窖得粟。掘地得泉。伐木得鉛丸數萬。天助也。副將軍富德聞圍急。即以帝所發索倫

察哈爾之兵二千以赴。方夜大雪。急擊大破之。圍解。明年。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喀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兩軍各萬五千。和卓木兄弟潰敗。遁蔥嶺西。將襲據巴達克山。我軍追蹙於蔥嶺之顛。巴曾拒之於阿爾渾楚嶺。殪其兄弟。函首獻富德。轅門。於是準噶爾及喀什喀爾、烏什、和闐、葉爾羌、庫車、拜城、阿克蘇諸城皆下。回部盡入版圖。建新疆。設伊犁、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喀什喀爾四鎮。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領隊。大臣治之。而建牙於喀什喀爾。復於伊犁設惠遠、惠甯二城。置將軍參贊大臣各一。領隊大臣五。統率滿洲、蒙古、綠營、索倫、喜伯厄魯特、回部諸營。惟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別爲管轄焉。新疆既定。詔加封兆惠宗室一等公。富德一等侯。錫賚將士回。曾有差。二十五年二月。王師凱旋。帝親郊勞於良鄉。築壇設。纛。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冑。王公大臣隨行。禮畢。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於。是蔥嶺以西。布魯特、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朝。貢納款。立碑太學。戰處皆勒銘。一著戎衣。邊患永息。功超往古。利垂萬世焉。回王波羅

尼多妃某氏。有殊色。不假薰沐。身有異香。其民稱之曰香妃。蓋自妃於其國也。二十八年。巴達克山酋長致妃獻。妃陰多齋。利刃以行。有司飭沿途地方官護衛。置頓供起居。故雖祈連秋雪。大宛驚沙。間關萬里。顏色弗損。翠輦入玉門。百姓夾道以觀。甲衛森嚴。錦繡雜遝。綿亘數里。香車所過。芳澤流衍。半載達京師。容光冶曼。六宮如塵土。賜居西苑。恩禮優渥。珠玉金帛。賚無算。妃不謝。亦不御。帝欲納之。不可。衷刃自衛。弗得近。天語溫和。百問不一答。伺隙數犯。帝驚左右。每欲自戕。奪其刃。則更出他刃。弗窮。內官惶恐。日夜邏守。弗敢懈。皇太后聞而憂之。戒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既不屈。何不殺而成其志。帝雖知不可屈。實未能忘情。哀其遇。嘉其志。弗罪焉。又不忍其死。優容弗強。聽之而已。如是數年。妃稟絕代之容華。抱冰雪之貞操。遠念家國。自傷形影。求死不得。生復不可。居京久。思西域故鄉。靈芸則遠。懷父母花蕊。則私祭張仙。於是西苑春花之朝。瀛臺秋月之夜。撫時感心。莫可告語。輒宛轉長號。哀動魚鳥。帝聞而傷之。命建回子營。寺宇街市。悉狀回部都邑。致妃

父母及京師回人聚居焉。築望鄉樓於苑南。以解其憂。妃於樓中望見之。泣不可仰。殊鬱鬱。會冬至。帝有事郊祀。宿齋宮。太后密召妃至。溫語問所願。且慰。令侍。帝妃不拜。從容自陳。亡國婦人心死久矣。願殉故主。不願富貴也。因求死。太后潛然動容。撫之曰。兒可敬哉。然則今賜爾死可乎。妃乃喜。跪拜謝。太后恩。逡巡就尺帛。於慈甯宮之西廂。后妃左右。無不流涕。中使奔白帝。回宮救之。弗及。嗟悼不豫者累月。哀妃烈命。以回妃禮歸葬西域。遂其志也。香妃墓今在喀什喀爾。漢城西北回城東門外十里。阿發胡墓之下。俗稱香娘娘墳。地距省城五十四站。其喪輿在禮拜寺中。至今猶存。熱河行宮。舊懸帝飭畫妃像。近年印布人間。冠蘇幕遮。被瑣甲。帶刀劍。婀娜剛健。氣凜凜然。所居西苑。今爲總統府。瀛臺西北有便殿曰圓鏡。爲妃浴池。苑南畫樓曰寶月。卽妃望鄉樓更名。今爲新華門矣。皆存。妃事世多記載。語率齊東。謂帝於兆惠出師時。面授意。令生致妃。考兆惠出師時。受命平伊犁。非平回部也。及回部叛。惠自伊犁移師南征。何面授之。謂且兆惠班師在二十五

年妃入關。在二十八年。惠先歸三年矣。魏源聖武記亦詳載二十五年。惟霍集占函首。其波羅尼多尸被盜去。及二十八年。巴達克山酋始獲其尸。并其妻子以獻。是獻妃者爲巴達克山酋。而非兆惠。且事在三年後。班班可考。何生致之。謂又謂帝宿妃所。左右聞妃幄中笑聲。至有帝告大臣。朕已醉而幸之之語。君臣淵默。何作斯言。窮措大。但聞瓜棚淫謔。焉覩帝王臨朝之威嚴哉。所貴乎記載者。彰善闡幽。有以勸百世也。鼎革後。東南僂薄士。日趨下流。喜刺探閨壺宮闈穢瑣。以博微利。語貞則索然寡歡。誨淫則重足而聽。甚且不考記傳。臆說附會。一若不如此。不足以稱豔聞。故雖草菅名節。使貞魄含冤。亦所弗卹。其於名教文獻。不知而不以爲恥。獨事有涉於牀第者。則窮搜樂道。不憚萬言。廉恥道喪。互相炫鬻。其擇術之齷齪。用心之鄙穢。不齒人類久矣。今士大夫家。汙人名節者。何可勝數。妃卽屈。亦何關治體。而必欲以汙一貞媛者。以誹謗先朝。試問妃旣受汙矣。何解乎。太后賜死之。全節。妃旣志在行刺。何有笑聲。苟相安矣。何復求死。夫高宗旣不能忘情於

妃。而。能。優。容。至。數。年。而。弗。強。太。后。之。能。成。妃。仁。而。絕。帝。禍。妃。則。富。貴。不。能。奪。恩。禮。弗。能。移。生。乎。蠻。夷。之。邦。而。明。乎。義。禮。之。辨。以。清。白。之。軀。從。容。就。義。皆。盛。德。事。也。江東楊圻居京師四十年。見聞於士大夫者多且久。誠恐後世傳聞失實。筆札之暇。作香妃外傳。讚其畫像。復歌以天山之曲。嘗於清秋游西苑。故宮無恙。烟水自淒。今誦此詩。益復黯然也。時歲在癸亥季冬。識於洛陽幕府。

玉。門。風。雪。拂。雲。鬢。一。曲。刀。鏢。破。虜。還。上。將。功。勳。開。朔。漠。美。人。幽。怨。念。家。山。盛。朝。甲。子。貞。元。頭。八。表。澄。清。車。書。統。聖。明。天。子。太。平。年。白。象。青。牛。修。朝。貢。獨。有。天。方。向。化。遲。東。來。聲。教。后。來。思。白。環。詣。闕。留。王。母。文。馬。來。庭。貢。月。氏。天。驕。背。德。據。西。域。復。拔。漢。旌。寇。邊。邑。當。時。妃。子。不。知。愁。一。笑。傾。城。再。傾。國。天。馬。高。歌。翠。輦。迴。閱。風。本。自。接。瑤。臺。却。從。青。海。呼。鷹。去。還。向。河。源。射。虎。來。芬。芳。竟。體。顏。如。玉。塞。外。胭。脂。可。汗。福。秋。水。春。山。畫。不。成。羌。江。明。媚。峨。帽。蹙。可。汗。雄。武。復。溫。存。穹。帳。香。濃。笑。語。恩。雪。後。開。關。連。騎。出。玉。人。相。並。看。崑。崙。武。皇。西。顧。眷。烏。梁。數。紀。承。平。斥。堠。荒。驟。報。姑。師。遮。漢。使。更。傳。城。障。發。平。涼。

河。西。隴。右。匈。奴。臂。屠。耆。負。固。兩。兄。弟。反。側。難。安。葉。護。心。羈。縻。誰。識。班。超。意。橐。駝。東。下。  
滿。胡。沙。三。十。六。城。皆。虜。騎。燉。煌。烽。火。達。甘。泉。渠。黎。早。備。窺。邊。計。明。年。驃。騎。取。烏。孫。西。  
出。河。湟。略。邊。地。王。師。八。月。下。連。營。烏。壘。屯。田。舊。制。兵。天。子。詔。增。都。尉。戍。將。軍。請。築。受。  
降。城。黑。水。營。邊。鼓。聲。寂。貳。師。失。道。陷。深。敵。雪。沒。人。煙。古。戰。場。風。搖。刁。斗。大。戈。壁。夜。靜。  
天。秋。塞。雁。高。圍。城。月。白。吹。羌。笛。爲。覓。封。侯。不。肯。歸。五。千。貂。錦。齊。嗚。咽。積。雪。千。山。與。萬。  
山。驅。兵。再。度。玉。門。關。交。河。總。管。籌。邊。策。不。斬。樓。蘭。誓。不。還。刀。劍。無。聲。行。磧。裏。銜。枚。暗。  
渡。驚。沙。起。黃。昏。萬。馬。飲。金。河。亭。障。悠。悠。九。千。里。蛾。眉。顰。蹙。侍。氈。裘。夜。報。天。戈。下。火。州。  
國。破。休。教。妻。子。累。斑。駝。西。去。莫。淹。留。閼。氏。兩。泣。單。于。舞。躑。躅。提。刀。不。忍。去。帳。中。紅。紛。  
抵。死。催。馬。上。梟。雄。頻。回。顧。旌。旗。西。指。拂。天。狼。垓。下。歌。聲。困。項。王。明。日。轅。門。傳。獻。馘。將。  
軍。拜。表。破。高。昌。班。師。郊。勞。迎。笳。鼓。詔。建。安。西。都。護。府。從。此。胡。塵。終。古。銷。不。是。窮。兵。非。  
好。武。開。疆。拓。土。得。元。戎。三。箭。天。山。早。挂。弓。豈。似。輪。臺。哀。痛。詔。天。王。罪。己。將。無。功。當。年。  
助。順。闢。蒿。萊。別。有。擒。王。戰。陣。開。一。騎。香。塵。烽。火。熄。明。駝。馱。得。美。人。來。沙。場。風。壓。貂。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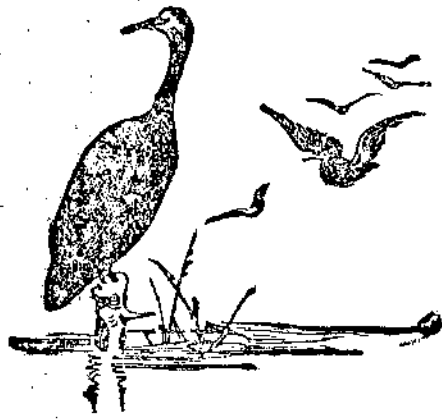


重。陣。雲。滿。地。衣。香。凍。祈。連。山。月。遠。相。隨。慟。哭。耶。孃。走。相。送。琵琶。悽。絕。一。聲。聲。大。雪。紛。  
紛。上。馬。行。一。拍。哀。笳。雙。淚。落。可。憐。胡。語。不。分。明。路。聞。傳。首。獻。天。子。杜。鵑。啼。血。從。今。始。  
何。難。一。死。報。深。恩。欲。報。深。恩。不。能。死。忽。到。陽。關。古。戍。樓。明。眸。皓。齒。一。回。頭。失。聲。長。慟。  
無。家。別。關。下。行。人。盡。淚。流。牛。羊。萬。里。望。鄉。井。龍。沙。日。遠。長。安。近。呼。天。不。語。山。茫。茫。天。  
已。盡。頭。山。未。盡。零。亂。驚。魂。起。暮。笳。關。山。落。日。暗。平。沙。憑。闌。掩。面。登。車。去。從。此。明。妃。不。  
見。家。香。輪。緩。緩。朝。天。去。千。乘。萬。騎。昏。塵。霧。吐。壺。清。淚。凝。紅。冰。從。頭。重。數。幽。州。路。玉。門。  
關。裏。起。東。風。百。草。千。花。淚。眼。中。想。像。翠。華。三。萬。里。至。今。父。老。憶。驚。鴻。邊。城。過。盡。中。原。  
好。風。物。銷。魂。黯。烟。草。隴。上。天。寒。梳。洗。遲。驪。山。月。落。更。衣。早。桃。花。楊。柳。短。長。亭。乳。燕。流。  
鶯。京。洛。道。五。雲。樓。閣。指。皇。州。閭。闔。天。開。擁。冕。旒。北。極。河。山。隨。彩。仗。上。林。花。鳥。麗。瀛。洲。  
玉。階。扶。定。珠。簾。捲。天。顏。有。喜。催。歸。院。愁。容。瘦。損。況。歡。容。昭。陽。第。一。春。光。滿。瀛。臺。烟。月。  
敞。宮。紗。詔。遣。羊。車。擁。麗。華。夜。叩。金。鋪。樓。殿。寂。獨。眠。人。睡。閉。梨。花。青。娥。阿。監。爭。嗟。惜。如。  
此。繁。華。今。何。夕。君。王。含。笑。侍。人。愁。露。似。珍。珠。花。似。泣。鸚。鵡。前。頭。有。戒。心。鉛。華。不。御。無。

歡。色。洛。女。何。曾。賦。感。甄。楚。王。有。意。憐。繩。息。官。家。且。罷。未。央。游。爲。惜。傾。城。怒。蔡。侯。花。白。  
無。言。春。自。暖。親。裁。手。詔。勸。忘。憂。春。寒。傳。賜。華。清。浴。御。溝。水。膩。凝。脂。馥。扶。起。熏。香。上。翠。  
樓。宮。鶯。啼。徧。三。山。綠。樓。高。不。見。故。鄉。天。馬。邑。龍。城。路。萬。千。上。國。風。華。濃。似。錦。故。宮。歸。  
夢。杳。如。年。朝。朝。暮。暮。愁。城。擁。自。撥。箜。篋。彈。囉。噴。月。明。花。暗。助。淒。涼。落。絮。游。絲。輕。撚。攏。  
忽。變。流。沙。塞。上。聲。游。魚。棲。鳥。俱。悽。悚。部。曲。夷。歌。久。不。聞。家。山。入。破。哀。誰。共。此。時。一。怒。  
碎。箜。篋。剪。斷。鯤。絃。不。復。弄。可。堪。愁。苦。憶。歡。娛。往。事。悠。悠。來。入。夢。夜。夢。天。山。獵。雪。回。輪。  
臺。火。照。夜。光。杯。君。王。欲。看。迴。波。舞。笑。酌。蒲。萄。擁。膝。催。此。中。日。月。但。悽。嘸。太。后。哀。憐。召。  
相。見。步。輦。初。朝。長。信。宮。六。龍。已。上。祈。年。殿。溫。語。偏。承。任。姒。歡。淡。妝。不。避。尹。邢。面。我。見。  
猶。憐。況。至。尊。雪。膚。花。貌。心。冰。霰。羅。敷。結。髮。有。狂。夫。國。破。家。亡。白。骨。枯。臣。罪。當。誅。妾。薄。  
命。覆。巢。完。卵。古。來。無。肝。腸。慷。慨。詞。決。絕。再。拜。從。容。完。大。節。含。淚。陳。情。含。笑。辭。六。宮。相。  
顧。俱。悽。咽。金。闕。西。廂。深。閉。門。慈。雲。禍。水。兩。無。痕。全。生。不。感。君。王。意。就。死。猶。銜。聖。母。恩。  
詔。賜。輶。轅。從。蕃。俗。返。骨。故。鄉。應。瞑。目。玉。匣。珠。襦。黃。竹。歌。哀。琴。細。鼓。蒼。梧。曲。舊。臣。遺。老。

半。生。存。白。馬。素。車。爭。迎。哭。河。山。無。改。故。宮。平。魂。魄。歸。來。迷。春。竹。剪。紙。招。魂。度。玉。關。步。  
虛。環。佩。五。更。寒。斷。無。幽。恨。留。青。塚。月。黑。風。高。行。路。難。漢。城。西。北。回。城。陌。後。人。於。此。尋。  
芳。迹。欲。弔。湘。靈。不。見。人。墓。門。萬。點。冰。山。雪。吳。宮。花。草。葬。西。施。故。主。相。逢。地。下。知。雨。溼。  
冬。青。攜。麥。飯。年。年。伏。臘。拜。荒。祠。返。生。無。計。採。靈。藥。官。家。惋。惜。復。嗟。愕。當。時。誅。筆。命。詞。  
臣。不。賦。哀。蟬。歌。黃。鵠。翠。被。香。寒。掩。洞。房。宮。人。垂。淚。掃。空。牀。露。凝。芍。藥。烟。籠。柳。猶。似。啼。  
妝。似。睡。妝。九。重。不。豫。多。休。暇。春。色。幽。幽。閒。臺。榭。羊。車。重。過。殿。西。頭。細。雨。無。人。落。花。下。  
碧。雲。無。際。想。衣。裳。繡。幄。經。年。聞。蘭。麝。塞。上。烟。消。寒。食。天。宮。中。火。冷。清。明。夜。邊。臣。褒。鄂。  
盡。酬。庸。紫。閣。圖。形。詔。畫。工。一。例。承。恩。留。玉。貌。寶。刀。如。雪。戰。衣。紅。英。姿。颯。爽。驚。絕。代。鬢。  
髮。星。眸。今。猶。在。明。璫。翠。羽。照。人。間。細。骨。輕。軀。來。絕。塞。故。教。奇。節。付。丹。青。未。必。英。雄。非。  
粉。黛。聖。德。珠。還。古。未。聞。佳。人。玉。碎。今。難。再。乾。隆。往。事。似。開。元。西。苑。重。游。問。內。官。水。殿。  
雲。房。都。不。是。玉。人。何。處。倚。闌。干。五。步。一。樓。十。步。閣。太。液。秋。哀。涼。風。作。雨。鬢。烟。鬢。不。可。  
尋。白。蘋。無。際。紅。蓮。落。不。見。金。莖。承。露。盤。漢。時。宮。闕。晉。衣。冠。馬。頭。車。水。千。門。晚。凝。碧。池。

頭。一。例。看。省。中。吏。散。烟。花。暝。金。屋。啼。痕。覓。香。徑。夕。殿。微。涼。鎖。洞。天。沈。沈。雲。海。人。初。定。  
此。時。月。浸。翠。雲。裘。省。識。先。皇。照。夜。游。寶。月。樓。南。圓。鏡。北。扁。舟。指。點。水。天。秋。奎。章。雲。日。  
生。光。氣。網。軒。文。藻。垂。裳。地。聖。代。千。秋。洒。翰。情。孤。臣。此。日。攀。髯。意。仙。侶。移。舟。舊。跡。空。繁。  
華。事。散。大。明。宮。少。陵。野。老。王。摩。詰。一。代。詩。人。涕。淚。中。興。亡。到。眼。清。哀。動。石。鯨。無。恙。銅。  
仙。重。聖。武。他。年。紀。裕。陵。冰。心。萬。古。埋。香。塚。苜。蓿。離。宮。信。有。之。羌。笳。哀。亂。怨。龜。茲。至。今。  
弱。水。悠。悠。恨。長。向。西。流。無。盡。時。



# 詞錄八首

御街行

徐珂

乙卯元日與董詢五趙伯英游上海也是園

夢回笳吹江城曙。歲月從虛度。驚心節物幾番新。蠟燕絲雞庭戶。頌椒半醉探梅俊。約。携手橫塘路。淞波一曲滄洲趣。斜日尋春處。東風和恨送春來。罨畫園林誰主。迷離花訊。婆婆閒地。鄰曲喧簫鼓。

花犯

徐珂

乙卯初夏賦櫻花

撫危欄。看花倦眼。斜陽遲去。殘醉玉窗何地。判寸許芳心。輕負姝麗。海天恨遠。孤根倚瓊陰。扶困起。便與說佳期。蓬島啼鶻春萬里。嫣然弄姿。殢東風。鄰牆畔。總是蠻妝紅紫。仙路迴。傾城色黯銷英氣。餘寒外。翠苔更點。鶯燕妬。枝頭空繡綺。漫記省。舊家眉嫵。前塵尋夢裏。

定風波

黃侃

感舊懷人

弱水回風引客船。青鍾消息更難傳。誰料蘇卿老歸國。簫瑟。燕支山下記經年。壚  
畔胡姬方十五。心許繁櫻晴晝。向人妍。鞭石成橋東海上。無望。那能留命待桑田。  
宛轉吳聲白紵歌。阿儂隔燭溜橫波。携手背人詢小字。須記曲終江上訪湘娥。瓦  
市佳游明月下。通夜橫塘歸去聽鳴珂。綠葉成陰看總好。休媯。尋春較晚奈伊何。  
碧玉當年未破瓜。蘭情水盼枉相加。記否幽坊涼夜半。人倦親從皓腕繫紅紗。一  
去吳雲無信息。尋覓誰知重見在天涯。柳爲相思纔化絮。留住放他飛去落誰家。  
邀禊名園未有因。燕池花落又經春。猶憶西郊風日美。十里平蕪如剪藉。鈿輪歸  
路斜街燈似月。奇絕滿樓紅袖迓歸人。我尙飄零卿已嫁。休訝世間離合本逡巡。  
霜天曉角

陳啓泰

湘雲望極。環佩無消息。誰與訴。將春怨。風柳外。一枝笛。淚滴衫袖濕。夜來歡夢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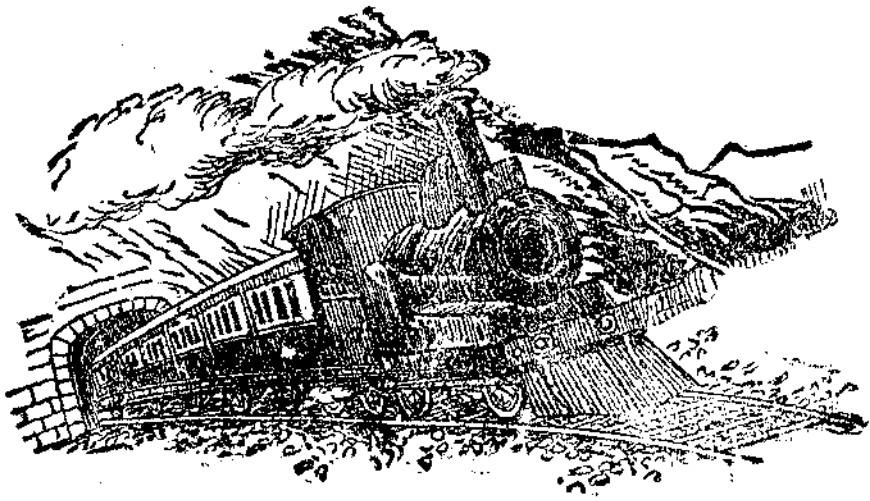
怕說清明近也。棠梨晚。又寒食。

滿庭芳

影觀

芳景初回。春人漸困。雨餘小院寒輕。落花如絮。香雪撲疏檣。寂莫傷春舊事。都付與。夢境詩情。雕梁燕。如曾相識。軟語訴飄零。自疎慵已慣。香沈寶鴨。指冷瑤箏。儘低回往迹。何處堪憑。襟上酒痕和淚。青鏡裏。華髮星星。更休擬。量愁滄海。辛苦記平生。





襍著

李健題



# 孤臣述

容菴老人自記

男 齋 箋

予以癸未出。以丁亥歸。丁國運之衰微。負先君之大痛。二京淪喪。中原雲擾。日抱簿書。竭蹶其閒。名位輕微。無所報效。餘生猶在此志焉。從五載艱辛。未忍自沒。泚筆爲記。以示後入。

歲在癸未之二月。予遭中傷。

崇禎十六年。皇考生五十有二年矣。是時

直指左公。

諱光

幾投曾母之

杼。知我者謂我無他。咸爲予不平。

周君謨。不顯。周子求敏。使至杭。孝廉張元。晤次仲。

當事者旋亦

改圖。

自注。直指告人。有人可。即可。人不。即不。初無。成見。等語。

時予浮湛公車二十年矣。憶熹廟改

元之歲。

箋曰。即天啓元年。

予初薦賢書。隨解上春官。迺以除夕夢探上林花。得一枝。忽大震辟歷。四顧見

宮闕城垣悉崩。越明日而熊王覆師之報至。知爲不祥。故二十年亦絕無進取意。將謀出世事。橫

羅讒議。心弗能甘也。迺以六月二日扁舟北行。七月二十四日抵灣。廿六日入都城。終試事。

承仕案是

年以邊警阻隔。貢士不得

前。詔書特改八月會試。八月廿七日放榜。中第三百三十八名。九月十六日對策。二十一日臚

傳。賜出身第三甲進士。

承仕案。明紀。九月辛亥。賜陳廷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五日釋褐。十月初二日到都察院觀政。

任都憲爲江右李懋明先生。諱邦華，箋曰：甲申死，節諡忠文。方今名賢，任一世名教。每見便坐，輒叩當世務。悉所

志。因發所蒙懇，如爾自喜，獲親先輩典刑。同輩視政，或日一至，而予無拜客燕集嬉戲之煩。閒極

每直視事，卽鵠侍堂序。故先生時目予，以老實任事見許。一日問予：應館試否？予對：館職豈可以

筆墨取邪？不往也。先生曰：然卽此見公心術。天下事左牽右掣，予日坐堂皇，見爲憲臣大僚，所作

何事，獨知推尙足自盡報國。君筮仕勉之。尋辭出，謁吏部選，投狀歸寓。閉門匡坐，殊不知此爲長

安地也。時雪甚，予方擁爐火爲瑞雪詠，苦吟弗就，忽叩門。吾師雲間李若崔先生。諱逢申，箋曰：先生時爲工部郎

中，伴來招予飲。予步雪趨侍。先生舉酒相屬曰：吾欲一事煩公。予問何事。先生曰：敝邑之里役困

民數百年矣。吾欲均之。卒鮮同志。間一昌言，令長弗敢任。居恒嘗爲子執言之。意在今日。今欲借

吾子敝邑，而卽上其事於朝。吾子勿辭。予愕然未及對，輒浮大白。至醉，進曰：大官大邑，非迂疎可

任。如先生之不善愛錦，何？先生曰：且休矣。子勿言。越數日，先帝督察部務，以太常卿沈公。諱自彰，司

選事。承仕案烈皇小識云：上特起沈自彰爲文選郎中，改四川布政張法孔爲職方郎中，皆以其有廉名也。沈公老，受任才三日，一切銓政，弗能知。

一委班胥，但能屏絕謁請耳。以故營營者益穢，益雜。迺以十二月初五日掣籤，予得除閩之僊游

令。箋曰：仙游縣屬興化府。僊蕞爾邑，昔之長斯土者，皆明經。間用乙科。又新殘於寇，蠢蠢者伺間竊發。莆人

王尊五先生。諱家彥，箋曰：甲申死節，諡忠端。貳戎樞。有震鄰之憂。得予大喜。見於朝。立談如故交。歸卽先視予。

辭弗見。厥明修謁。公以治事出。又明日。令一胥味爽持版屬予。母出。得一面言。須臾至。自鼂至。晨

語弗休。明日又至。又語竟日。初以山寇蔓延。連歲盤牙負固。及當事者撫剿得失。條分縷析。如列

指掌。繼之以風物人情。今昔變易。疲罷煩囂。一切撫字催科。先後無不該核。上自朝廷。傍及二寇。

文武將吏。戰守失策。指畫略盡。至於釐弊良規。守城方略。器械積儲。凡公之身試而效者。無不爲

予提耳告也。公之意。豈以予可與言而與之言也邪。且謂予北門鑠鑰。知必及公。幸留心爲他日

地。十五日辭朝。十六日攬轡。都諫吳磊齋先生。諱麟徵，箋曰：甲申死節，諡忠節。祖道。以甲申歲之二月二日抵家。

季子由病弗興。三月初五日物故。迺以四月一日挈家渡錢唐。二十五日抵任。至五月十八日修

謁。上官之禮未畢。而都城陷沒。帝后蒙難。之問至矣。地坼天崩。四海鼎沸。山河無主。人心易面。而

予以新試之吏。操不習之器。惠威未施。吏民弗信。昔年革面。今復狼心。四出行剽。動至千百。孤城

岌岌矣。視兵籍。僅機快一百五十名。裁三之一。視庫貯。僅鍔金數十兩。穀價錢三千貫。庫史鄭正

卿盜去。抵罪繫獄。此人心靡定之日。派饟開徵。總不可施。一切庀城垣。礪兵械。募精勇。縣賞格。施

偵刺。皆取辦於縣官之私橐。不旬日。橐縣山寇舉手擲揄。六月廿九日。突至城下。成中舉火應之。

賊首林尾耶踰城上矣。予與典史丁明理分門巡守。倉卒督保甲滅火登城。幸各用命。尾耶就禽。賊衆始退。上臺聞變。議調營兵三千赴援。予以倉無斗粟之儲。兵驕饑乏。兵之禍甚於賊。力辭利害。請身任之。郡守楊公諱芳。迺檄守備劉時衍。以兵百五十人協守。時賊首趙士挺黃積雲虎踞

西鄉。李芳聲以諸生往來倡和。枹鼓聲不絕。鄉民婦子皆入柴自保。視邑城真爲孤注。予察義倉尙有穀百二十許石。藉以飽卒。欲發鄉兵夾剿。未知其心。偵賊勢衆而散。謂縣官之無如何也。不備。頗可襲。劉守備機知亦可用。而兵少恐機泄而敗。密視師期。是時八月十六日卯刻。箋曰：近蒼廢紙數幅。酒當日士挺一案文移稿。查是十二日。此當是誤筆。未敢擅改。倫小名勝祖。當日親隨在任者。召劉守備丁典史告曰。箋曰：陽頃得報。賊且

至。若督營機兵各登城。本縣具酒脯犒於西門。點視不至者。罰夜漏二鼓絕。如約至。犒訖。命開西門出。戒曰。視劉守備所鄉。而自以書早八十人繼進。黎明。箋曰：十日抵其巢。縱火焚之。賊亂。格殺十

一人。禽三十七人。二渠遯。箋曰：按士挺先於十二日爲哨官。蘇奇所獲。內一賊趙某告曰。某非賊。士挺族爾。赦某。願禽賊效。予曰。若能以挺獻者。賞女。且。有賞。繫其妻子而遣之。須臾。縛挺至。積雲亦獲於他所。箋曰：積雲去至梅院嶺。復聚衆二百餘人。十六日。皇考迺密遣并其黨二十三人。

迺旋軍。而身留安民。示亡株及寬縱舍。革心鄉化。皆吾民也。衆始恬然知鄉往矣。越明日。而鄭帥

遣其牙將施傳將三百人至。恥於亡功。馳至西鄉。縱賊。鄉民奔竄。予苦無可奈何。邀戴紳諱震亭。

大夫之爲知縣者。其弟曰震雷。告曰。君第呼施弁還。吾以首賊付若。俾得藉手報鄭帥足矣。迺還。又苦亡以犒解。

帶易金予之。嗟乎。縣官可憐哉。陳確曰。以首賊付弁。安靖地方。此爲當然。而人不能也。患至而不懼。功成而不居。勞臣苦心。當日誰復有知之者乎。憶是賊

也。昔之歲撫鎮各提兵。駐僊三閱月。而僅能撫之者也。箋曰。僊游賊發於壬午之冬。巡撫張公副

林尾娘。餘各就撫班師。幸不辱命。以免於戾。敢言功哉。是後。迺以保甲法約束鄉城。而以族法維持之。每姓

舉族長一人。家長一人。各自察其子弟。陳確曰。族法甚好。後世宜舉行。不肖縛送。官容隱。連坐保之。甲鄰讖。讖

司夜亦如之。行以簡易。民頗稱便。旬日間。鄉之惡少爲父兄所縛而至者。亡慮百人。予各杖而遣

之。而鄉之所謂李芳聲者。亦俛首庭下矣。九月初四日。福王登極之詔書至。箋曰。王以五月十五日登極。國已

有君。人心自定。始理吏事。徵田賦以佐國需。獨以不先死芳聲。得引赦例。詒後患爲悔爾。中丞張

公堂。諱有直指陸公原諱清各以疏薦。謂予處囊利穎。發刃新硎。驟銷鷹眼之萌。獲奠鴻哀之宅。束姦

則吏行。忸上造士。則人在鑑中。借獎過當。弗敢承也。又以僊地負險。山魃海魅。出入叵測。兵單備

寡。桑土宜豫。請於當事。計畝設餼。得米一千一百石。增實日兵一百五十名。自爲選練。以武進士

楊瑞鳳統之。與機兵相表裏。以聽不時差調。隱然在山之勢。欲漸至三百名。慰震黎民。尙有待爾。

於時軍興孔棘。催科實繁。彫劫之餘。勉應功令。不稱撫字。永言疚心。惟是絕情面。抑豪民。投獻不以依回媚上官。不以餽遺博聲譽。孤立一意。衙署蕭然。自信不愧。三年一日也。時復以此多所齟齬。然亦聽之。弗為動。明年乙卯。為弘光改元之歲。箋曰。是歲閏六月為隆武元年。四月。海盜楊子五復為橫於烏

子潭。有五十子哨百子哨等夥。往來吉了中門。潛通洋寇。居民震恐。幸覺之蚤。密遣教師徐雲會帶領哨兵。往來於路。伺隙取之。未幾。胡馬南嘶。金陵失險。長江之潰。不可復支。血腥帝座。萬戶傷

心。承仕案乙酉五月己亥。清兵入南京。大帥因之議戰。議守。議饒。議兵。元黃奪目。未幾。大學士漳浦黃公。諱道周。石齋先生。箋

曰。時公為禮部尚書。隆武時。入閣為大學士。尋督師至婺源。為賊將許定國誘執。至南京。不屈死。大將軍鄭鴻逵。擁唐邸入關。推戴正位。箋曰。即

諱聿鍵。太祖第二十三子。定王之九世孫也。以閏六月十三日。即位於福州。改元立弟為唐王。福州府為天興府。福建省為福京。是歲十二月。親征。上至延平。留唐鄧二王居守福京。於

是。大將軍鄭芝龍亦自請留後焉。承仕案明史。唐定王樞。太祖第二十三子。南疆逸史。作二十二。誤。又行朝錄。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即皇帝位。逸史云。丁亥。監國。丁未。即位。即本之行

朝錄也。尋乙酉年閏六月朔日辛巳。則十三日不當甲申。又與黃氏所述異。未聞其審。號召四方。未幾。三勳並封。箋曰。三勳。平虜侯。定虜侯。靖虜侯。皆鄭氏。築壇

授鉞。刻期出關。予有詩云。昔無雙國士。今見兩將軍。箋曰。此專指二侯言。承仕案。行朝錄。十月。上

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皆六七八九月事也。施行急遽。兵饒茫然。金錢之入帥臣手者。皆不可問。而販夫衙蠹

腐。儒紈袴。咸獻韓白之略。而進桑孔之籌。於是羊頭狗尾。相望於道。而加派搜括。預徵借助。賣官



賣。貢。軍。產。僧。田。一。時。並。行。無。一。不。坐。額。取。盈。按。期。督。解。而。責。索。之。縣。官。之。手。嗟。乎。天。不。雨。粟。膏。血。幾。何。人。盡。急。公。亦。難。稱。此。數。倍。之。供。也。而。欽。差。部。差。文。差。武。差。飛。檄。催。督。絡。繹。如。織。日。不。下。數。十。人。縣。官。於。是。乎。真。不。可。爲。矣。陳枚曰：先生之十一月。一御史以差至。怒予不出謁。且無束修之餽。

去之他邑。遣吏持一紙責驛之不給於供。察給驛錢糧。以拜疏嚇予。予呼吏謂曰：拜即拜耳。予即

待罪。何問予爲。又數日。一部郎銜命頒四川。歷日至。予待部郎如御史。大詬詈去。愬之代巡高公。

諱允責不應付。誣驛卒搶劫。歷日一扛。并失敕命。行文提解。經承。予回文答曰：枉道例不應付。川

差。應。從。上。杭。僂。游。之。不。應。付。非。某。罪。也。使。臣。銜。命。敕。歷。前。而。使。臣。後。禮。也。使。臣。已。越。百。里。外。而。還。

索。敕。歷。爾。時。使。臣。安。在。乞。令。使。臣。來。某。得。面。質。承。經。螻。螻。何。與。退。食。戒。家。人。曰。二。憾。往。矣。復。按。君。

言。雖。直。亦。大。贖。恐。不。免。其。束。裝。以。待。故。事。疏。奏。二。十。日。即。得。可。月。餘。不。聞。吾。知。免。矣。又。旬。日。上。府。

郡守楊公賀予曰：按君薦公奇廉第一。館省虛席待公矣。予曰：誤聞耳。不謹幸矣。告以故。楊公曰：

即此便應足薦。已而果然。迺高公亦奇已。丙戌之春。出關之師。既已無故皆潰。箋曰：時鄭鴻達將

留未發也。未發則曷爲潰。曰：鄭軍不整而性貪鄙。至是則阻絕行鹽。令不得買賣。鹽每石莫府入

錢算。迺得賣。先君聞之。曰：此賣樵鬻水。慕容評之所以敗也。未幾羣鹽販梟而入。各持挺大呼曰：

虜至矣。鄭大驚。不知所出。遂潰。承仕案行朝錄。鄭鴻達久駐關外。有傳逃兵蔽野。竄入僂山。昔年北兵至者。鴻達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

不逞之孽。乘間抵隙。相語誰何。二月初八日。猝謀襲邑。承仕案山賊謀襲仙游。由於鄭師謹潰。有隙可抵。然則鴻達諱竄。必在二月初八日。以前明矣。而行朝錄記其事於六月間。逸史又加緣飾。疑不若此文之足據。時漏下二鼓。得密報。即趨出。外亡一役。步至營。呼楊弁夢中起。曰賊至矣。亟乘城。遙望北城起流星一枝。箋曰。約內應。亟視賊衆數百。已傍女牆。目兵僅十許。隨亟發礮大呼。賊知有備。卻須臾。機目兵皆至。予迺與楊弁循而西。則二賊已登城。追獲之。則鄉之所謂李芳聲也。厥明。申報梟斬。已而賊衆復大聚。入里保。刳豬羊祭芳聲。謀大舉。九座白隔永春德化之交。道路俱絕。刺知賊渠爲林熙寰。林紹隆。李玉胤。二十餘人。而金沙玉井二保約正傅曾傅星。郭顯甲等。陰陽倡利。里之惡少年皆應之。大抵以金沙爲虎穴。熾甚。於是礮兵城守。夜亡帖席矣。鄉紳唐梅臣。諱顯悅。箋曰。兵部右侍郎。議以城堞派甲保。人占一堞。兵扎城外爲聲勢。予曰。卽如是。賊未至。而人先疲矣。令各保長各自守保。十家縣一鐙。鐙一人守之。以防姦細。放火聞礮。則保長率甲長。隨而至城上。除守門常役外。每門加兵十名。城每十堞。縣一鐙。外鄉而令兵周行環視。五兵行。則五兵坐。北門兵傳籌。至西門。還至本處。西門兵傳籌。至南門。南門兵傳籌。至東門。東門兵傳籌。至北門。各還本處。周而復始。各用大鑼一面。按更敲擊。有警放銃爲號。不許出聲。餘兵各於本營歇息。如是。則人不勞而力有餘也。四月初一日。中軍守備史載明。奉守道委督營衛軍兵二百至。

予以守城日久。不一創。賊且肆。即以二日進。勦機兵前。目兵中。營兵後。柴兵三處。各張旗志。南山爲犄角。時賊在南林柴。聞官兵至。退高陽山扼險。初三日。官兵度隔嶺。賊彌布山谷。遂陳錦谿。縱兵禽陳廿七等四名。日莫。退屯磨石。造飯。賊湧至。二將奔。初五日。柴守道諱世調興化兵三千。張巡道諱晉調泉兵五千。督勦各牌至。予曰。賊雖盛。當用計。碎力辭。如初役。明日。守道迺別遣中路游擊林朱光。將兵一千。駐西鄉。屬聽許縣節度。朱光。莆人。多挾詐。至則高坐。索饒。縱兵掠民家。意在老師。不冒進兵。初八日。予覘賊離柴。議以三路前後掩擊。朱光不聽。密揭二道。張賊勢。恐許縣以輕進取敗。二道信之。屢書止。予毋輕賊。兵家以持重爲上。予計賊在四月。尙以食少勢散。易制。延至五月。米穀布野。皆爲盜糧。此時賊飽。我飢。三郡之亡。命皆集矣。將若何力。請戰。終不報。予曰。事急矣。安危繫之。進退罪也。談遷曰。當日廟堂之上。以身繫安危者。幾人。死者。可作吾欲起許公而問之。遣間刺賊。以十五日至。火燒院賽神。是夜還山。迺密呼典史徐先覺。至曰。林將驕。楊史二弁氣縮。不可用。吾欲以奇兵從間道抵其巢。反客爲主。俟其還。於隘擊之。彼不知我多寡。勢必反走。我迺催三將兵合撲之。此淮陰拔趙之策也。若能爲我一往否。先覺。杭郡人。頗有膽氣。對曰。惟命。迺夜選兵八十人。統手十人。虎匠二十人。間往。至其處。亡三十餘人矣。柴虛。亡人伺之。於顛伏叢。彼中賊以中夜醉歸。山徑偃仄。

左巖右澗。僅容一人魚貫。上為首者。居前。銃發斃其二。箭發斃其五。迺大呼從叢筱中出。賊印攻失勢。我兵從上連刺數十人。墮澗中。賊疑我兵衆大怖。反走。三將聞之。迺皆出。各禽斬數十人。賊迺潰散。逸他縣。不敢復聚。僂游矣。十六日。解嚴。十七日。解林熙寰等級於府。而差次其功。典史最林。將慙。蜚語媒。蝮。邑紳之欲逞志予者。微語點綴。至形奏牘。幾成莫須之獄矣。予寘弗較。曰。連年搏賊。憊矣。迺復從口舌間求戰勝邪。去之耳。遂謀謝事。上臺苦留。曰。公白璧也。蠅何畏。適五月廿七日。有分考之役。即上其篆於府。而別守道柴公曰。某去不還矣。撤闈之日。是某引疾之日也。遂行。六月初一日。得邸報。陞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初七日。入闈。分閱詩三房卷。得士一十三人。王極。陳遴。選。李世達。林燮。黃昌文。朱家佐。吳斌。陳詩顯。陳元登。王睿。石玉聲。蔡紹鏞。黃世楷。七月初一日。出闈。承仕案行朝錄。六月鄉試。福省舊知錄云。六月鄉試。以布政使吳炳為提調官。編修劉以備閱肅主試。以禮部見朝。迺復還。謀賃居為頓。妻子計。八月初九日始行。是日。又聞改擢吏科給事中之命。初十日。被旨。速催赴任。行在辦事。十三日。達福京。於朝房相見。張諱利。林諱志。二掌科。十五日。抵橫塘。橫塘船悉為帥府拘留。其幸脫者。又遠遯。不可得留。七日。微聞口已入關。廿三日。遇陸石菴。諱懷玉。箋曰。時戶部侍郎。於途。始知乘輿已於廿一日發。延平鄉江西矣。望望延津。已不勝臨河之泣。至廿四日。潰兵南下。難民奔竄。男女號呼塞路。予迺轉至南橋。城門閉。扉

兩鼻夫終不可得。獨一門生林梅公字粵侍已而皆相失。予迺獨行。辟至田間一草菴宿。明日菴僧

送予至扈嶼。止一民家逆旅中。值王媿諱忠孝。箋曰太常卿把臂流涕。爲言時事已而叩所鄉往。予不對。

舉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臧獨倚樓。此不當問人也。厥明別去。六日得達舊治。辟迹善化里之嚴

生名士廷家。而家累留莊生名閩之宅。不相顧也。感國運之已非。痛孤臣之流落。變名易迹。放浪何巖

石所之間。時與同志顧頓行吟。望帝子於九疑。叫子規於夜月。不自知其骨之銷而血之枯也。十

二月之廿二日。道路稍通。迺以家屬兒子齋部署歸。尙思一拜先人邱墓。忍死與偕。長途二千里。

箋曰自僂抵家實二千六百里日抱疴蒙頭。僅以自免。丁亥二月二十二日抵家。行李蕭然。顧視人面。都非昔日。

回首天涯。惟有二林。箋曰郎中諱盜員外諱之菴俱吏部承仕案盜字子野福清人癸未進士吏部郎丁亥七月魯王由海入閩盜攻福清不克死之尙堪千古。

削迹投荒。委命窮壑。不敢相負也。天或憐予。蚤賜速死。歲在庚寅正月朔日。

甲子孟夏之月。於廠店購得容庵存稿一冊。爲清道光戊申歲海寧祝季子手鈔本。詩一卷。尺

牘一卷。雜文一卷。孤臣述一卷。海寧許令瑜元忠撰。其子齋大辛箋釋之。附錄二卷。則大辛所

編次也。清儒善言明季舊事者。若温晒園全謝山楊傳九之倫。皆浙人。並不言有此書。羊辛楣

輯海昌叢載甲乙編。僅錄容庵文鈔一卷。詩鈔一卷。獨遺孤臣述。疑其所見非完書也。海昌叢載今未

得見據書目所載僅兩卷許。君令僊游三年。故其所述於閩事特詳。視黃梨洲行朝錄所記。稍有異同。要以身所經歷者爲足據也。茲遙錄孤臣述一首。略加案語。寄登華國雜誌。以諭世之治明史者。甲子七月七日。歙吳承仕記。

# 鉛槧餘錄

寄 生

余十六歲時。於日本東京識曼殊上人。夷服。修髮。不知其曾受比丘戒也。爲人寡言笑。無喜慍。淳然。天真。以是人樂與親。余方從革命諸鉅子游。高揖羣倫。猛氣如虎。及見曼殊。則亦心折。越三年。余因夏假歸省。網羅嚴密。遂罷遠游。同盟諸人。音書皆絕。密以學業文字相勸勉者。僅餘杭章君季剛。曼殊及錢中季。玄同原數人而已。一日得曼殊郵寄文學因緣一冊。並賸詩十九首。詞旨悱惻。益莫測其所蘊。民國初元。復見之上海。每問近狀。殊不甚答。未幾聞遂示寂。余意其幽憂迫結。逃而之禪。抑信所謂了徹。生死去住無礙者。與遺詩久臧篋笥。塵蠹不侵。歷十四年。乃以鉛槧之暇。檢登華國。是亦文學因緣也。題爲東居十九首。寄病蟬海上。詩云。卻下珠簾故故羞。浪持銀蠟照梳頭。玉階人靜情難訴。自向星河看女牛。又流螢明滅夜悠悠。素女嬋娟不耐秋。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又羅襦換罷下西樓。豆蔻香溫語未休。說到年華更羞怯。水精簾下學空侯。又翡翠流蘇白玉鈎。夜涼如水待牽牛。知否去年人去後。枕函紅淚至今留。又秋千院落月如鈎。爲愛花陰嬾上樓。露溼紅蕖波底襪。自拈羅帶淡蛾羞。又異國名香莫浪偷。窺簾一笑意偏幽。

明珠欲贈還惆悵。來歲雙星怕引愁。又碧闌干外夜沈沈。斜倚雲屏燭影深。看取紅酥。渾欲滴。鳳文雙結。是同心。又鐙飄珠箔玉箏秋。幾曲回闌水上樓。猛憶定菴哀怨句。三生花草夢蘇州。又碧沼紅蓮水自流。涉江同上木蘭舟。可憐十五盈盈女。不信盧家有莫愁。又人間天上結離憂。翠袖凝妝獨倚樓。淒絕蜀楊絲萬縷。替人惜別亦生愁。又蟬翼輕紗束細腰。遠山眉黛不能描。誰知詞客蓬山裏。烟雨樓臺夢六朝。又折得黃花贈阿嬌。暗擡星眼謝王喬。輕車肥犢金鈴響。院裏何人弄碧簫。又六幅瀟湘曳畫裙。燈前蘭麝自氤氳。扁舟容與知無計。□□□□淚滿巾。又銀燭金杯映綠紗。空持傾國對流霞。酡顏欲語嬌無力。雲鬢新簪白玉花。又燕支湖畔紫騮驕。流水樓鴉認小橋。爲向芭蕉問消息。朝朝紅淚欲成潮。又珍重常娥白玉姿。人天攜手兩無期。遺珠有恨終歸海。睹物思人更可悲。又誰憐一闋斷腸詞。搖落秋懷祇自知。況是異鄉兼日暮。疏鐘紅葉起相思。又槭槭秋林細雨時。天涯飄泊欲何之。空山流水無踪跡。似聽蛾眉有怨詞。又蘭蕙芬芳總負伊。並肩携手納涼時。舊廂風月重相憶。十指纖纖擘荔支。後附病蟬跋語。稱其芬婉絲麗。因題二絕。茲並錄之。其一云。天女維摩不礙禪。求珠滄海是前緣。何須更譜朝飛操。學得鴛鴦卽是仙。其二云。崎嶇海外暫歸來。舊事淒涼首重回。今日更無消遣法。祇將離夢繞銀臺。曼殊詩第十三首塗



去四字。改注四字亦塗去

竟不可辨。未審其寄病蟬原稿云何。余既不知病蟬。乃終不得問也。

曼殊嘗游天竺。精梵文。能譯述經典。顧不持戒。喜啖牛肉。一日與宋遜初林廣塵等集東京民報社。曼殊入浴。余揚言吃牛肉。料理去。故作拔關。履聲。曼殊從室中呼曰。勿勿。待我。遽倉皇出。合坐。鬨笑。曼殊張目四顧。徐自語曰。誑我邪。衆益大噱。是亦軼事之可紀者。

田君世昌。肄業江寧東南大學。以其餘力創編國學叢刊。截斷衆流。表章絕學。嚶鳴求友。吾道不孤矣。近以書來。評議當代作者。於詩服散原。於曲推瞿安。散原風力並世罕儔。晚年專宗江西。微苦拗澀。似不若中年之作。整鍊精拔。奄有唐宋。爲尤勝也。瞿安音律甚精。輔以詞采。藏園而後。此足代興。笠翁韻珊。並爲臺隸。其於詞則稱季剛及僕。謂同可追踪鹿潭。媲美文焯。僕何足論。季剛詞初學清真。近更出入南宋諸子。清麗婉約。自爲雅音。田君獨取數家。誠爲卓識。惟又云季剛詩不逮詞。此似未然。季剛五言。上摩晉宋。近體亦在中晚唐之間。特篇什流布。不必皆出精思。意田君局就所見云爾。

陳柱尊寄示去年秋間游京口三山詩。其時燹火未靖。居人皇皇。救死不給。而君方登臨。舒嘯有凌雲之意。度量相越。何其遠邪。其登浮玉山。自注卽金山詩有云。吁嗟乎。古往今來如逝波。第一江山

奈汝何。妙高峯頭試回首。何處更覓裴頭陀。但見荒烟野草相消磨。落霞飛鷺相經過。學仙學佛亦何用。爭霸爭王同一夢。何如且樂生前履。一兩酒。千甕清風明月供吟諷。東西浮玉任翫弄。其襟抱可見。自注第一江山云。遙望北固山。梁武帝題云。天下第一江山處。案北固亦名北顧。爲梁武帝所改。其題天下第一江山。乃宋吳琚書。勒石山門。至今完好。注搵而爲一。誤矣。又登焦山詩云。乃沿江而直下。至乎香山之曲。自注焦山對岸有山。詢之山僧云。名香山。案焦山對岸爲象山。揚鎮音讀象。略如向。故致訛耳。其始金山本在江中。與焦山對峙。故有東西浮玉之稱。金山志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揚子江中。脈接長山。迤邐爲五州山。至下鼻浦入江。突爲此山。道藏記始名浮玉。言玉京諸峰浮而至者。宋周必大雜志言。此山大江環繞。每風濤四起。勢若飛動。故謂之浮玉山。是也。兩山各有勝處。明袁表謂金狹而巧。所眺者廣。焦廣而幽。所眺者狹。董傳策亦言金小而麗。焦曠而幽。然金山地當江衝。不若焦山之僻處。故歷來游人獨盛。至清道咸年間。南岸日漲。山與岸接。高觀昌金山新洲記云。道咸以來。江勢趨北。而山之屹立於洪濤巨浸中者。且移於南岸。又云。山之北。逼於江。然風濤激蕩。江之北岸當其衝。是以北岸多類。而南岸輒多淤漲。登陟便利。益苦煩囂。而風景旣遷。勝槩亦有殊於昔。於是裹糧探幽之客。又多往焦山而少至金山矣。余生長京口。居之且二十年。江山佳處。每足句留。一落塵樊。遂乖素尚。今讀陳君詩。蓋悅

若遇之夢寐間也。

遂甯張仲平。憲藏書。建中外古今藏書第一樸。胡淦爲之序。有自署沈蕙派醉顛子者。錄以見示。自歐學東漸。人棄國寶。故家舊藏。苓落都盡。知名海內者。唯鐵瓶。銅劍樓在耳。何意景星慶雲。復有張氏。胡序略云。書樓之名。見唐書李磈傳。唐以前未有以樓名者。宋史孫抃傳。抃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蘇詩集成題隄爲王氏書樓詩甚詳。當時人才之盛。著作之多。其以此歟。如丹陵李燾通鑑長編。王偁東都事略。清朱彝尊謂明薛應旗作宋元通鑑。以未見此書爲陋。此外諸家集部。更僕難數。聽雨樓筆記。清羅江李調元萬卷樓。此私家之藏書也。南洋圖書館。學古堂捐藏書目。及各省圖書館俱有編目。此郡邑之藏書也。宋之昭文。史館。集賢。秘閣。四館。明之文淵閣。清則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外有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壽寺之文瀾閣。俾閱者鈔錄。此帝室之藏書也。長洲葉昌熾撰藏書紀事詩。凡唐人以前及清之生存人不錄。輯四百有五人。附見二百九十五人。書成刊於光緒丁酉。藏書之家。俱詳始末。遂甯張君仲平。乃張文襄督學四川時所拔高士。初捐產置際雲書院。復搆藏經閣。十年辛酉。院後建樓三層。計二萬餘金。購書若干種。藏於其中。顏其樓曰中外古今藏書第一樓。意在古今。

並蓄中外兼賅。非夸美也。然其書尙待編目。以資學者云。



通

訊

駿

丞



# 通訊輯錄

吳其昌來書

太炎前輩先生箸席。華國第二期第四冊圖畫欄。載晉人寫本華陽國志。誤也。此本其昌在津門。於羅叔言先生坐上親見之。蜀人白君亦曾一晤。此涼人寫本之。三國志也。爲第五十七卷吳書。虞翻陸績張溫等傳。當時曾與友人嘉興唐立。及羅先生世兄君美合校之。除大司農作大農。及大構於蜀作大構於丕外。又虞翻子聳作竦。此亦一異。又此本云。是出吐魯番。考西晉疆域。不及如是之遠。永寧中。張軌爲涼州刺史。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寘武興郡。統武興六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鄯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平界。寘晉興郡。統晉興枹罕大夏等縣。由是勢漸展。至西。則是本殆涼人寫本矣。無注。因在裴松之前。字畫肥碩。或當時人用豕豪所書也。先生目爲華陽國志。豈吳君書但云國志。恐原文有脫誤而未暇細考與。(下略)其昌載拜。

記者按華陽國志。專紀巴蜀。寫本述吳主權事。開卷可辨。此實因吳君原書簡稱國志。校者以意加題華陽二字。又排印匆促。未及覆勘。遂致誤耳。已於第五冊作校勘記時。特爲更正。來書

辨析甚當。並據晉疆域未遠。定爲涼人書。非晉人。此各家所未發。因爲轉錄如右。以告讀者。

徐哲東來書

旭初先生撰席。去歲兩遭兵禍。往來蘇常。不遑寧處。致久不克以文辭請正。茲寫上拙作詩文共四首。幸希教之。(中略)近日海內有志國故。能實事求是者。尙不乏人。先生胡不商諸太炎先生。發起一學會邪。鄙意此事亦非甚難。而可收轉移風會之效。尊意如何。專此祇頌道安。徐震頓首。往者創刊華國。本欲漸次擴爲學社。繼因編輯事繁。而人事又相紛擾。更無餘力及之。然此志固未息也。徐君儻能集同志若干人。從事組織。俟基礎稍成。再請太炎先生發起。並主講席。庶幾事半功倍。還質徐君。以爲然否。東記

唐大圓來書

旭初先生足下。儒言不朽。曰功德言。譬彼鏡影。從外質生。質影相繼。處容間絕。未若佛法。談阿賴耶。功德名言。種現互熏。相續無間也。頃奉赴書。獲悉尊公善逝。莊誦行述。知奇傑間世。足以儀表千祀矣。足下儻從茲觸發菩提。進窺大乘。彌縫缺憾。續彼斷心。則舜閔大孝。無能爲喻矣。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不壞世間相。六祖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不壞相。則可結廬人境。不離覺。復

能。心。有。天。游。耳。非。世。間。非。不。世。間。卽。世。間。卽。出。世。間。乃。居。士。學。佛。之。善。權。足。下。其。有。意。乎。令。兄。袁。甫。先。生。邃。學。重。望。夙。所。傾。企。驢。喻。斯。旨。寧。能。宛。爾。通。人。之。障。或。在。法。執。自。有。所。寶。外。無。容。入。則。宜。誦。唯。識。偈。云。非。不。見。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雖。有。而。非。實。夫。了。俗。由。證。真。理。善。安。立。則。知。致。治。保。邦。未。能。遽。離。佛。法。矣。曠。觀。東。西。道。術。於。四。悉。檀。多。取。對。治。太。炎。先。生。劬。力。史。學。以。存。國。性。譽。揚。政。法。用。劑。時。宜。足。謂。苦。口。婆。心。津。筏。無。極。然。方。今。之。世。飢。食。渴。飲。尤。在。調。心。調。心。之。標。外。有。孔。顏。之。道。德。齊。禮。內。有。竺。乾。之。大。雄。力。願。無。人。登。呼。響。應。末。由。峨。峨。鉅。子。其。眷。念。乎。圓。近。因。利。它。輒。不。自。忖。頗。於。東。方。文。化。有。所。采。擷。後。思。法。律。原。本。道。德。欲。剴。拾。爲。論。自。視。缺。然。幸。惠。矩。度。江。雲。春。樹。無。任。延。佇。肅。此。敬。頌。道。安。唐。大。圓。謹。上。





## 第二期第五册校勘記

自由新詮第一頁第二行二三百年來誤。脫。年。字。又第二頁第八行均田之制田下。衍。制。字。  
銅器鐵器變遷考第三頁第十行而搏之搏。誤。搏。又斬以鈇鉞鈇。誤。鐵。又第五頁第一行隱  
匿長技長。誤。學。又第八頁第三行今世所見誤而見。  
六祝齋日記第四頁第四行有翁而造誤作而而造衍一。而。字。  
羣經論略第七頁第十三行占吉凶。誤。脫。吉。字。  
文心雕龍札記第六頁第五行乃得名爲文名。誤。發。又第十行節錄誤卽。  
文錄第一頁第一行四。首。誤。二。首。又第六頁第四行靈場。誤。揚。  
詩錄第四頁第四行十九首。誤。馬。又第十二行小注韓翃。誤。翊。又第七頁第九行庾信。誤。庚。  
法學卮言第二頁第二行務成。昭。誤。昭。成。又第七行釣於誤鈎。又第三頁第十行赤張滿稽  
滿。誤。張。又第七頁第十行書不果成不果。二。字。誤。倒。又第十八頁第十二行互易戒指互。誤。  
互。

國壽錄第三頁第四行移日誤目。又第七頁第十一行與玄宰爭與誤至。

